

言情小說

卷下

說部叢書  
第十六編  
集六編

劫花小影

上海商務印書館發行

# 劫花小影下冊

## 第十七章 黛西在倫敦之日記

余至倫敦後。卒寡暇。并吾最親愛之日記。亦有間斷矣。讀者得毋疑吾置身都邑。卽景移情乎。吾之心蓋自有故。當吾遷居格魯賽文街第一夕。顧我室中電光璀璨。豈湯溫芙蓉帳暖。瓶花含笑。綽約迎人。而博山殘燄。復時時送其餘香。沁我鼻觀。余非不深感吾母之恩。凡是皆先得我心。一一代爲佈置。顧吾於此事。本非所願。而夜闌悄坐。側聽馬蹄。得聲亂麗。譙則忽起一極劇烈之感觸。不禁忿然自語曰。痛哉。是何地。非倫敦耶。是又非凶暴之倫敦。引吾父至於死地者耶。夫以偌大倫敦繁華若此。而刺客乃公然於旅館之中。施其暗殺手段。則倫敦可一日居耶。

由是一念。此一夕之中。萬慮千思。免起鶻落。悵長短之更。望朦朧之月。參橫斗轉。安睡未遑。乃至晨雞無賴。唱曉秋天。始斜倚薰籠。倦極而寐。而吾父被刺時之憔

顏慘色刺客之握拳透爪又一一入我夢中而刺客之面終不能辨其誰何時覺其髮赤其眼猙獰其口箕張而上缺時覺凹其鼻高其額紅其眉而碧其目醒而自思此種種之幻象皆嘗於各小說或歷史畫中見之紙上現形奚足據爲事實於是喃喃自詈深恨吾夢中之記憶力胡鹵莽至於極點不得不仍求諸夢中且但願長夢而不願復醒凡此皆係吾之癡衷謂吾於夢中雖不能得仇人之真相槐安國裏亦庶幾敍家庭之樂也如是者久之余漸覺想入非非乃勉自排遣而故居不遠觸目多愁追思余在蘭因河畔晨露披衣暮光返照猶得攜大底詩集就吾父墓間柳陰下出吾吟聲與陳死人作話語至此則并荒碑三尺渺隔天涯而守墓無人更恐牧童樵跡或且斜陽短笛因利乘便時侵擾吾父之安宅則熱淚盈盈不禁如縷而滴

余父之往倫敦也一鞭斜照雙影蓬門凡余與余母送別時之風景余至今猶彷彿記憶而輪聲車影亦時時在余心目間夫使吾父爾時不至倫敦則猶未必一

去不返。世間暗殺案亦不絕於耳。即如最近之巴瑪博士爲一亞刺伯人殺於俾米村。報章喧傳以爲怪事。博士寒儒。俾米僻壤。其被殺亦奚足怪。以吾父之身。世倫敦之繁盛。而愁雲黯霧。偏若相逼而來。此則眞事之可怪者耳。

且彼博士之案。今已破獲。而吾父之仇。迄今猶鴻飛天外。余思之重。思之終不解。其是何意義。繼思家族之偵探。或足補官長之不及。今者身臨吾父被殺之鄉。大可至丹麥街旅館中一探。形迹因以此意告雪笠兒。雪乃大嘆。謂是徒增忉怛。何裨於事。吾固知雪非知我者。因亦不與深談而思。一人覓間前往。

一日吾母將偕雅登赴友人之讌。雪笠兒亦至屋克斯福應音樂俱樂部之招。吾乃思於夜間覓便前往。計余來倫敦後。茶樓酒社。一概屏絕。卽雪笠兒招余出外閒遊。亦託辭謝却。今乃隻身出外。毋論中宵風露。大非弱女所宜。而地北天南。更有迷途之慮。吾乳母博羅腓。而於倫敦鄉土地理。若掌上螺紋。本可令作先導。顧恐彼又爲雪笠兒第二。則轉生阻力。乃決計不令彼知。俟吾母登車後。吾卽呼侍

者預備晚餐。謂適患頭痛。須早食而睡。餐畢。余揮諸僕婦去。而佯爲偃臥者。實則於此一小時中。預備種種。進行之方法。淡妝素服。衣短後之衣。若爲工女也者。并詳記丹麥街之號數。而旅館之名。則一時遍思。不得。顧以其爲旅館。則亦易於訪問。第客來不速。亦易起旅館中之疑。間乃擬飾言。欲覓一七。先令住一星期之旅館。以如此方合女工之舉動也。又念至彼後。而室徒四壁。僅得撫景懷人。追想前此血肉橫飛之慘劇。則亦徒多此行。適爲雪笠兒所笑。然此固不當預慮。且最佳之效果。每每於無意中得之。安知余不挾有極大之愉快歸也。

是晚天氣陰慘。黑雲如磐。若慮明月之窺人。而重重籠罩者。推窗一望。境至蕭瑟。余一一布置畢。時已八鐘過半。乃凝視壁上之地圖。詳記至丹麥街之路徑。輕啓室門而出。既出則見一御者。休於屋傍。鼻紅而行步不正。若沉溺於酒者。顧憇憇余乘。狀極殷勤。余乃告以至聖乾而禮拜堂。需錢若干。御者言勿計值。速余登車。後疾鞭其馬而馳。顧彼乃大醉。忘其所至之目的地。且攬轡。無方霜蹄濺沫。時觸

石而騰驤。車輪傾側。余幾遭脫輜之厄。周旋於一鬧熱之街市者三匝。時已過九鐘。街間店鋪尙未閉門。余急呼告其誤。乃始至一荒寂之禮拜堂前而停。余給以半克郎。貨幣渠似嫌不足。問曰：姑娘是否欲余在此伺候乎？顧傭金少。余乃不耐。今再會矣。語已。卽揚鞭驅車而去。余雖受其搶白。然頗銘感。以謂苟復與此醉鬼共乘者。余膽且碎矣。

余旋凝神稍憩。固復其車中之疲乏。自思此來專與雪笠兒反對。則愈應挾有非常之希望而歸。以間執雪笠兒之口。然寒風侵衣。乃令我心旌懸懸無端而顫。余膽素壯。從未畏懼。至此乃不得不懼。而心中轆轤萬狀。自亦不知其何故。既乃決意前進。知旅館卽在禮拜堂左近。信足而行。又復歧途。但見旅館林立。遠來之人。或負笈就館。中人商食宿之價值。或按門鈴以呼主人。徬徨久之。始尋得所欲探之旅館。館門未閉。成衣匠三五設肆於樓下。遙可見。余追念報章中載吾父死時。亦有涉及成衣匠事。使此中有爾。時之舊人在。則就與問訴。亦可。猶知厓略。顧

究不能闖然直入。因徘徊門外稍俟。未幾一老婦出。余告以需一七先令住一星期之客舍。老婦凝睇余而言曰。姑娘休矣。如許廉價旅館。恐世間尙未建築。夜闌再會矣。語已。欲閤其門。余大窘急。謂之曰。八年前此屋中非出有暗殺案乎。余今欲一觀其室。果得請者。卽以七先令爲酬。媼意何如。余言已。探囊出金餅一枚。授老婦。讀者諸君。此金餅之價值。果值先令幾何。余固茫然。第見老婦受金後。頓露驚喜之色。意謂是何前後不倫乃爾。一語之價值。乃勝數星期之旅費也。旋謂余曰。謝姑娘見惠。今請入矣。抑暗殺慘事。余望姑娘與彼無涉也。余曰。誠哉。媼言。第余好奇。故欲一窺其室耳。媼倘能以此室中人狀貌舉止告我者。尤拜嘉貺。曰。姑娘不言。余固將爲姑娘告殺人者狀似上流社會人。雙瞳點漆。兩鬢鬟鬟。有微鬚矣。而額下無鬚。語操英音。然余可必其爲旅英之異邦人。余之能告姑娘者。止此。至彼被殺之人。則狀極可怖。血縷縷。瀆身幾滿。面色慘白若魂魄。猶自悲其死者。目瞬而不瞑。言至此。已至樓梯之巔。更續言曰。吾見之幾失神而暈。此後乃時時

劫 花 小 影 下 册

入夢傷哉。是人乃遭此無妄之災也。言已歷數室。止於一室之前。曰至矣。探鑰啓門。置其手燈於門外。曰姑娘請入覽。余見此室猶生怖也。事隔八年。此屋因是故廢。無人居而來。此窺視者乃時有人。或嘆息失聲。想皆係死者之親友耳。余聞此。嘵叨之言亦不暇細聆。急趨入探視。屋久塵滿。家具數事亦破折不理。窗一啓。視可窺見遠處之屋宇。亦已爲蠭蛸之窟穴。余乃呼問老婦。爾時吾父臥於何地。作何情狀。老婦在門外一一告余。觸景傷神。覺老婦之一語一字。皆余一淚一血所。疑結而成。而室外殘燈閃影。斜照室中。并作慘淡可憐之境。淚痕狼藉。痛極而暈。旋覺老婦扶余起立。喃喃詈余。且伴余至門外。則街上行人已少。寒星數點。自黑雲下射其芒。萬籟沉沉。追想前塵。眞如夢境。既念吾母歸者必且視余。乃急凝神自慰。以素巾拭其淚痕。蹒跚而行。余家在西。初擬向西而行。而路逕不熟。東折西回。茫然不辨南北。昏惄中惶急。萬狀側聞。遠處禮拜堂鐘聲已報。一下益萬慮。不寧。更進行少時。至一極冷寂之街。見遠處惟一肆。尙高燃電燈。似爲旅館。或酒

食店其趨視果爲酒食店其商標曰配佛靈酒樓余惶遽間卽思一問行程冀從正路返格魯賽文顧又念以千金之女深夜入酒家瑣瑣問東西南北人其謂我何於是遲遲而前且行且思忽覺寒風砭骨裙腰着地絳繚有聲若有荒林魔鬼追隨於後者余乃大驚然終亦不敢一回顧旋有三人自酒肆中出笑語雜沓醉矣中一人尤步履歪斜油赤之光上浮於面見余則以法語語其同伴語磔格不可辨余知無好消息急邁步向前思避彼等之路顧首先發言者已急至余前操英語語余曰若何往肯與吾及余友人同至音樂會中乎其暴戾之情狀輕薄之語氣至今余莫能肖其萬一第爾時惶急間更含有無限之怨恨意天壤間旣多此不逞之徒使余而真爲假飾之女工者今夕殆矣余旋操激烈之聲調詈曰若曹何等人敢以囁語向人家閨秀曉瀆彼等聞余言不余怒而反以爲樂或聚或散環伺吾身之左右意謂嬌嗔佯詈正女子之美術也余至此乃真無可奈何矣思此等惡鬼必係他處流亡之人來倫敦趨避者怙惡不悛吾父之凶手亦必出

於此中此時惟有大聲呼救冀不爲匪人所困耳顧四望乃不見一人影惟見酒肆中門猶大啓人影憧憧似侍者跋來報往之狀余意是中客多或有一二善良者則余得藉其庇而免於禍乃決計疾趨此中顧雙足若植立於街衢中勇往之氣已爲恐懼所消滅身顫而不能行彼三人見之則又大樂謂姑娘何懼嫁得少年郎便不須深夜出遊冒多露之譏矣

此冷嘲熱罵之讐語一入余耳余恨無清泉以濯之又恨偌大倫敦此時乃竟無一人經過此間來作余將伯之助者則一縷酸心淚珠又如鉛而瀉幸也馬蹄得一錦車自遠來明燈雙射若神龍張其巨眼夭矯騰驤而至余乃急植立街中以手高張而盡力狂呼車中人乃止御者勿行下車詢余是爲一中年之人貌極溫雅詢曰姑娘何事在此呼救余一一詳告此中年人立高聲向彼三人曰若輩不懼捉將官裏去耶何來狂徒乃敢於此撒野三人聞之卽亦不懼以法語回詰余急語中年人曰彼等醉矣與彼何言苟厚我者幸速載吾回家讀者諸君爾時

吾以一介弱女子深夜乞憐於一不知誰何之人又復同車並轡至今書之猶羞慚不已然余固願大書特書爲我同胞諸姊妹輕於冒險者戒也。

此中年之人旋詢余以住址余以格魯賽文對又詢余名余以密司海德雷黛西對渠聞之似有所觸者立命御者如吾說而行一刹間至矣余乃以一克郎謝御者稱謝車中人而別抵家後余若偷兒初試其技胸懷鬼胎竊至己室而睡然更有一語爲吾此日日記中所不得不書者則當余上車時彼三人中之二人以手拊首發言之人曰鄧範弟三十年老娘倒綳孩兒去矣如此美女子乃竟任其遠颺畢竟君之手段未佳余聞之知此匪人曰鄧範弟此輕薄之行爲余誓必有以報之也。

### 第十八章 黛西日記

風露中宵星辰昨夜余追念所歷種種之危險長夜未能安睡而命臨磨蝎此拂逆失意之事乃偏與我爲緣晨起理妝粧竟移步下樓擬至餐室就食過客廳時

驚聞有人在內而廚役蘇孟立於應門之側若與之間答者余廳中陳設華麗列名人肖像數具或琢自雲石或以竹根製成有一石製之女神梅伴雪痕像雕鏤幾奪神工左顧而笑以手拊胸手上之環約指欲墮瓠犀微露雙瞳炯然隨人而轉爲余所最愛之物至此余乃悄至門畔作鑽穴之窺意何來貴客乃清晨卽降玉趾詎知審視之餘直令我不寒而慄蓋客非他客卽昨日夜間所遇之醉客其同伴呼之曰鄧範弟者耳。

旋聞其操不完全之英語問蘇孟曰雅登君得余信乎曰得矣共得三函乎曰然一自昨晚二自昨晨來乎曰然悉呈於吾主矣然則胡不覆我雅登曾有語屬汝乎曰屬余寄聲先生恕不作覆然則可見我乎曰可惟請以異日曰異日耶甚佳此甚佳二字之聲浪若雷聲之震余耳怒目視蘇孟時探首於窗外若冀或能見雅登者余幸隱於一畫屏之後未爲所見彼審視無所得乃昂然不發一語而出鄧範弟何人來此復奚爲聞其屢函致雅登雅登富矣作函告貸者乃往往而有

余嘗於舊簏中搜得十數紙或至連篇累牘。自述其貧苦之狀。余見之不禁生憐。鄧範弟之發函。倘亦爲此。然度其情狀。抑又不類。且卽以貨款論。余嘗謂富厚之家。應出其餘資。令貧民得沾餘潤。彼紈絰少年。鐘鳴鼎食。出則香車寶馬。入則僕從如雲。醉生夢死。高臥綺羅叢裏。曾不肯捐其一席之費。作賑卹之用。善哉航海家。胼烈賽之言曰。吾強半之貨物。悉以供貧者。夫胼一商人耳。則其所挾之貨物。實一生經濟所繫。乃肯捐擲其血本。以爲慈善事業。人人苟以胼之心爲心者。嗟爾無告之民庶有豸乎。顧在鄧範弟。則又當別論。以彼昨日間之舉動。其人卽爲餓莩不足惜。吾知雅登雖樂善好施。亦必不願爲盜齎糧也。

下册 余乃趨問蘇孟曰。彼曾以其名告汝乎。曰否。昨日曾來此乎。曰然。彼於昨日之晚。來此詢問雅登君。曾否接得其函。言未已。余忽思及彼之來此。或將告雅登以吾。昨夜在街中獨行之事。深夜獨行事。涉嫌疑飛短流長。或更浸潤其詞。則余殆矣。且彼救余之中年人。余又未詢其名。否則固可以彼爲證人。思至此。血逆。欲沸心

中復焦急萬狀益深恨此惡魔不止是日午後雪笠兒偕余及吾母同至花林海角時風日清和倫敦諸少年適於其地開一聯合大球會裙屐如雲咸來作壁上觀吾母一至凡與素稔者悉來寒暄余則獨閒行於會場之旁思及鄧範弟之事覺倫敦誠不可再居而吾身遂爲此事抱一難言之隱凝想間驀雪笠兒自後至戲謂余曰如此盛會不值妹一賞識乃獨來此作荒涼遊妹心殆有所思乎余曰然人孰能一無思慮實告汝君等以倫敦爲銷金窟爲安樂土爲首善之區由余思之則一草一花一書一畫焉能及余蘭因河畔之雅韻也雪笠兒笑曰女學士勿如許頭巾氣讀得數卷書便視人都俗矣余且問子海風奏曲島鳥作歌而瑤草琪花亦皆臨風含笑若賀吾兩人之訂婚約者斯非吾儕在託賽盧之情景耶今者韶華無賴瞬及秋風妹胡尙寂守故居不以此事爲念耶

夫當宛轉言愁之際更聞此無端之情語余心烏能不益增惆悵幸雪笠兒之友人在遠處招之以去得不爲所窘在理婚姻大事應許人自由矧吾旣與雪笠兒

如南枝北風之相反。訂約之始，卽當作決絕之詞。胡以首鼠兩端，多此一番之擾擾。此中原理，諸君當以余難拂吾母之意而然。實則吾母恩深，余固不忍作絕端之反對，而雅登之待余，更有令余感激者。師其父而仇其子，余亦斷不肯爲諸君尙記。余前言雅登近頗潛心哲學，乎乃其對於我也。知此高尙之學理，必非頑鈍所歡迎。因時以文學之書教吾，計余自齷齪以至丁年，春風桃李，幸荷裁成。近雖時以大底及羅馬詩家費爾基之集授吾，窺其心實非所喜，然必勉作歡容。若深味書中之旨者，講解時神采欲飛，述非靈頓之史，則若置身於故宮禾黍，話劫後之滄桑。述薩華納羅之傳記，則若親見其遨遊意大利，挾宗教改革之目的，大聲疾呼，不憚以身殉道。旣卒講，則摘書中之要旨，令余爲文，覩余文法之錯誤，字體之歪斜，則含笑糾正，以爲愉快。

凡余所述，無一語之虛。余嘗自念：雅登雖蠱惑吾母，其誠意未嘗不可銘感。然使彼知吾母身雖嫁彼，而一掬芳心，仍隨吾父長眠於地下者，渠心當若何悼愴。一

日余叩以胡急急移居倫敦雅登笑曰黛西此有兩大原因一卽爲汝夫汝長矣余意凡女子由童卯而將及笄如長夜沉沉而忽覩一線曙光應使其於此時享一生最美滿之幸福凡外界之交接朋友之周旋悉聽其自由結合使余不移居於此者則鄉野枯寂青青者惟河畔之草鬱鬱者惟園中之柳視倫敦之繁華奚可比例吾懼汝異日自傷身世喃喃詈余曰蘆花餘孽豈獨繼母爲然吾繼父長日令吾寂處深閨花開花落徒增悲懷人世榮華永無領略之日使吾父而在則吾固儼然一富家女七香車好百寶釵多此時正在倫敦俱樂部舒其輕舊之歌聲與意中人相跳舞而芳名韻事風傳一時之報紙也黛西吾惟欲汝之不作是語也故預爲汝計俾早僑居此地耳余曰謝汝厚惠抑余尙非如君預料之人今且述其第二之原因矣曰是爲汝母汝當知吾得汝母而始知生人之樂趣否則昂藏七尺雖有圖書娛我山水移情終日昏昏如常處雲霧今者大願遂矣推原其始不得不圖重酬汝母之嘉贊吾乃置汝母於世界最繁華之地使金迷紙醉

之場常留名花之芳影而公衆之評論咸謂豔麗哉雅登夫人雅登君何修得此乃日置其身於羣玉山頭瑤臺月下而汝母對於此外物之接觸亦欣然自得其天則吾夫婦之幸福無窮矣雅登言至此於極滿意中忽雜悲感而幸福二字竟以長嘆出之

余聞之不解所以急謂之曰人非草木焉得不感吾叔之盛意抑我在蘭因河畔時裙屐所經竹籬茅舍間常聞二三學士燃雪虧搆苦茗作相對清談言及吾叔必曰雅登君之文筆佳哉醴泉無源芝草無根山川明秀實鍾才子大足爲鄉邦增色矣又嘗聞人嘵嘵稱道吾叔所著之『哲學魂』一書謂是乃勝於笛卡兒之名著也及來此地風雅遂寂耳目所接但有車龍馬水徵逐於紅塵十丈中耳余意是鄉雖好終不如返蘭因河畔佳也雅登嘆曰孺子知言哉余非爲汝及汝母故固不願來此作寓公終日塊然獨坐偶爾出游則與吾伴者惟有吾影蝶夢難醒轉不如莊周栩栩然之可樂矣余曰然則曷不言旋叔當知吾母心理尤與余

相。同。以。繁。華。論。倫。敦。誠。當。首。屈。一。指。然。以。愁。人。處。此。則。笙。歌。子。夜。皆。如。薤。露。之。晉。  
而。帝。室。皇。居。崇。闕。壯。美。亦。徒。足。爲。吾。父。被。刺。之。紀。念。品。耳。雅。登。聞。余。言。面。色。頓。異。  
悄。然。曰。若。母。亦。同。此。觀。念。乎。余。曰。以。意。度。之。必。無。歧。異。曰。然。則。一。星。期。或。半。月。之。  
內。余。必。仍。挈。汝。母。及。汝。至。瑞。士。游。覽。汝。當。知。彼。處。風。景。佳。也。余。曰。風。景。誠。佳。抑。與。  
蘭。因。河。畔。比。則。吾。家。在。是。久。食。珍。饈。轉。思。螺。蛤。雅。登。叔。乎。余。仍。冀。汝。早。日。之。寧。家。  
也。雅。登。聞。之。嘆。息。不。已。獨。蹀。躞。於。室。中。悄。然。無。語。

此。親。切。之。晤。談。在。余。至。丹。麥。街。之。前。一。日。及。余。既。覩。此。行。如。惡。魔。之。鄧。範。弟。後。余。  
心。乃。更。從。此。多。事。矣。一。日。雪。笠。兒。及。余。偕。余。母。往。劇。場。中。雅。登。亦。偕。往。甫。及。門。突。  
有。一。奇。異。之。人。摩。余。肩。而。過。就。與。雅。登。密。談。更。有。一。人。則。遙。立。以。俟。狀。似。廝。走。卒。  
時。吾。母。未。之。覺。旣。入。坐。雅。登。告。吾。母。謂。有。要。事。當。先。歸。乃。匆。匆。而。去。余。察。雅。登。面。  
色。知。有。異。也。亦。託。詞。從。諸。其。後。雅。登。行。甚。急。歸。家。後。旣。入。其。治。事。之。室。驟。有。一。人。  
自。廳。中。出。啓。門。而。入。余。知。其。卽。爲。劇。場。中。所。遇。之。人。趨。審。其。形。則。室。門。砰。然。闖。矣。

聆其語聲。又鄧範弟也。因屏息竊聽於門外。方凝神而立。遙見雪笠兒亦悄然從花間來。乃相視會意。而渠性故木急。至則急叩其父之門。聲隆隆若槌鼓。雅登大驚急自內問誰。何雪笠兒乃自承其名。告以將入白事。而雅登乃怒不可遏厲聲叱之。然雙扉深扃。固未嘗爲雪笠兒漏一間也。

雪笠兒旣無如何。乃退立庭中。以手招余至遠處。蹙額問曰。識若人乎。自動而言。肆匪人也。余見其來者屢矣。屢諫吾父若輩。乞金昏暮。不醉無歸。而乞之不足。必復作奸犯科。可勿與狎。吾父勿聽。且謂孺子何知。乃預人機密事也。黛妹余生平最惡祕密之事。吾父乃偏多古怪。覩此行徑。又不知悶葫蘆中有若何之糾葛矣。余服其心地光明。而又料事如神。乃告以丹麥街夜間之事。雪笠兒聞之。立攜吾至一露臺上。臺踞客廳西邊書室之顚。適鄰雅登辦事室。各蹲身俯耳下。聽室中密語。隱約可聞。惟二人語聲極細。竟不復可辨。雪笠兒曰。余誓必窺其真相。因下攜白葡萄酒一瓶。果實一盂。與余相對靜坐。候是人之出。可一鐘半時。是人出矣。

雅登呼廚役蘇孟曰謹閣室門夫已氏去矣蘇孟閣門畢雪笠兒趨叩是人之來意蘇孟曰我何知者但知其有函輿主人常來此晤敘而爲一異邦人耳未幾吾母返矣吾及雪笠兒乃止之別室詳告此事吾母因就問雅登頃間來者何人曰是爲一釘書匠余舊識也來此告貸耳然則助之乎曰不止一次矣吾母忿然曰朋友通財亦偶然耳屢助之而屢至吾度其人必非善類君可加意防之否則豈無國法可執送警署中去勿以私害公也此疾言遽色爲吾母對於雅登第一次然吾在窗外竊聽乃大愉快一則是人必非釘書匠亦必非雅登之友雖不肺肝如見實有形迹可疑吾母之言可稱痛快一則是人並未對雅登告吾深夜之事意者彼究爲莽夫易裝而後已覲面不相識矣吾母旋爲雅登道晚安上樓卸妝而睡時則淡雲籠月露珠滋階室內鐘聲瑩瑩僅十一下余旣歸寢思昨宵此時猶在配佛靈酒樓前黑夜旅行不知薄命如何今者方離虎穴幸窺狡謀則一宵風露其價值亦正不惡顧未來之歲月方長若而人者亦能否因吾母之言裹足

不復至吾門。如此往復。回念又不覺憂心京京矣。

七月十五號是日爲余誕日。計入此世來已十九歲矣。往事回思一無可稱快者。而父仇未報。雪約未踐。尤爲余莫大之缺點。在理余與雪笠兒之婚約。雅登贊成。吾母主張。而雪笠兒復時作晝夜之求。亦可謂美滿之姻緣。顧余乃與雪若三生石上未種前因。僅就友誼言之。尙非極摯矧更欲言琴瑟之好。自吾來倫敦後。余受種種之刺激。乃益無心言及婚事。月圓花好。獨憑闌干追想前此所處之境。惟與福祿斯登在露香園晤談爲最快意之事。福之爲人。內文明而外柔順。靜如春水。曇若名葩。寒山不言。而四時皆備。生平所見。僅有此人。倘得與彼樂數晨夕。言以忘得。交以淡成。時復一琴一酒。鹿鳴野草。式燕嘉賓。則寧非至快之事。良會不常。好景難卽。蓋嘆造物安排必不令人常就愉快之理。又念余苟不見福祿斯登者。則臣心如水。非特無酬酢虛文。縛我外界之自由。并無一線情愛之痕。禁吾腦府。今乃一掬芳心。不免時往來於露香園中。天下本無事。庸人自擾之。譬之搏搏。

六。地。高。者。爲。陵。低。者。爲。谷。淵。渟。嶽。峙。亦。未。嘗。不。可。以。終。古。而。偏。有。鑿。五。丁。之。山。闢。榛。蕪。之。地。於。是。火。山。爆。烈。洪。水。橫。流。天。演。之。禍。遂。與。人。治。爭。衡。讀。者。諸。君。勿。疑。余。爲。染。雅。登。之。習。氣。高。談。哲。學。之。原。理。此。其。遠。因。雖。由。吾。與。雪。笠。兒。而。起。而。實。亦。事。實。上。之。公。理。也。

福祿斯登有故園在倫敦西偏（卽吾父擬購之綠野山莊）庭槐猶在瓜圃已荒福乃益葺治其露香園中之風景足與吾園相彷彿自來倫敦輒乘間前往游視爲緩圖耳余愛露香園中之風景足與吾園相彷彿自來倫敦輒乘間前往游覽春草已綠王孫不歸殊有觸景懷人之感繼念及雪笠兒之事則又萬種心傷千回腸斷自思與人結婚而不以愛情爲締合之媒此實天下至可悲痛之事吾今與雪笠兒雖無正式之契約而自吾母等言之則非雪笠兒有意外之事者勢已莫可變動然則吾雖心猿意馬要當掃却浮慮日夕禱告吾敬愛之上帝使吾對於雪笠兒生其愛情而成就此良姻耳曩曾有一女伴告我謂已與人訂婚然

初與是人並不相愛。第覺女子適人爲一莫大之光寵。從此有金屋可居。有妝奩可使。而其母因其嫁也。必爲之治妝。出其鑽石之半畀。彼此種種之便利。皆從結婚而來。故決計行之不疑。不意是女嫁後。甫及三月。其夫已棄同覆水。則甚矣。男女訂交之始。不相尙以情之爲害也。吾親愛之日記乎。吾誓必以此爲戒。心香一瓣。冀邀上帝之眷。雖然。以渾噩之天。忽著此矯揉造作之心。吾雖言此。吾心愈低徊。欲絕矣。

### 第十九章 黛西日記

此數頁之日記爲吾遄返蘭因河畔所作。蓋雅登本許余一星期後返家。旋即如約。余固知雅登非失信人也。此時已及七月之杪。暑氣漸殺。秋風玉露相送。清芬園中鳳仙含葩。晚荷贍蓋。萬綠叢中時猶有紅心。一點搖蕩寒池。其風景正復佳絕。然余心終覺有一難言之隱。對此良辰時。增慨嘆。卽余亦不自知其何心。而僕婦輩復時以謔言相唐突。一日。余將外出。乳媼博羅脯而爲余加一上衣。余却之。

劫

體面矣

花

小

影

下

冊

23

則曰。姑娘將爲人婦矣。妝束不整。易令人傳爲話柄也。余曰。卽不整者。誰則知之。曰。他人不論。獨不慮雪笠兒耶。渠於姑娘一顰笑靡不以全神注射。矧今日將作郊外之遊。則華妝豔服。尤爲觀瞻所繫。苟一不慎。渠且詈及老身。謂辱沒新夫人。此不入耳之言。殆無日不有。余以是諸嘲謔。皆由雪笠兒而來。雪與余雖好合無時。而吠影吠聲。亦人情所必至。惟有聽之而已。每至無聊。則閒步至露香園散步。園中秋花舒豔。含笑迎人。實令人樂。此不疲。間數日必一往。雪笠兒知之。則大驚詫以余爲狂易。乃喜爲此冷寂生涯。一日強余同至蘭因河畔。沿溪行。可四五里。就一柳陰下。而息。渠出釣竿。尋其垂綸之樂。余則探囊出小說。讀之。各不相涉。渠以語相問。余亦不盡答。旣返。吾母於晚膳時。告余福祿斯登歸矣。明晨卽將赴蘇格蘭。將於其地作二月之勾留。黃花影裏。不復作故園之主人翁。頃間來此。存問汝起居。若慮汝病者。意甚懇摯也。余聞之。感激無地。顧以雪笠兒故。又負却一

劫

花

影

下

冊

番良會矣。吾母旋向余道婚事之預備。某物宜早購。某物當畀我。齷齪靡遺。在吾母可謂愛女之心無所不至。而余聞之轉增忉怛而已。自余返故居後。有一事不得先爲諸君告者。則雅登忽患神經之病是也。雅登體質素強。自言生平未嘗延一醫服一藥。至此乃語言瞀亂。舉止無倫。雖時時在其書室中理其舊課。而跼蹐不寧。時往來於室中。面色凝滯。卽遇吾母。亦僅作數語之寒暄。或隨至園中。瞪目無一言。或挾書疾行至街。旋黯然而歸。遺其書於途。亦不之覺。是諸徵驗足見其病已深。而以就醫請。終不之允。吾母對之雖極憂慮。然亦以病甚爲諱。余則深爲憂急也。一日雪笠兒強余作網球之戲。旣畢。余徘徊於廳中。驀見雅登自外來。面色慘白可怖。狀極惶急。疾啓吾父所讀書之室。呼曰客蘭。時吾母適不在彼。乃立於門外。若巨石之屹立。旋返至廳中。據案而坐。狀若失神。額上汗珠。纍纍然。以其顫動之手。從衣袋中取手巾。出拭之。吾急馳至其前。彼見余。乃如見鬼。大驚而號。余急以勃蘭地酒進。彼亦不肯飲。但搖首語余。別無所苦。切勿告汝母。余頗勿

然其說且以延醫請則又急語余曰否否余心甚明晰亦無所病若爲就醫計余意合倫敦大學中之醫生不能治余之疾蓋余爲神經病而諸醫僅能醫治外界之病神經中之祕密誰能爲力者余執其手冷如冰額上汗珠亦冷如秋泉之迸余知其病近失神似啓書室門時忽受一極大之感觸而然不急治者且殆乃謂之曰明日汝不與余及余母同至倫敦就醫者余必以今日之事告吾母渠乃無言明日余及余母遂伴送彼至加文突墟街就醫適遇姨家姊妹自哈來街來一見余則堅令余伴彼等來家作竟日之網球戲余乃會吾母先歸旋吾母歸告余曰醫生謂是疾甚劇腦筋已受極大之激刺卽能療治者久必復發余知此醫良醫也雅登旣得醫生之調治病勢稍減余心乃爲之大慰此數日中更有令余欣喜者則福祿斯登並未至蘇格蘭此稽遲之故或吾母誤聽其言或福自易其進行之方針余均莫悉自余返蘭因河畔後姨家佛憐德蓮時時過從是二人者年長而易其嗜好芸窗學繪狼藉丹青非復當年之跳濶不韻矣繪事爲美術之一

余不禁觀獵心喜時亦染翰效顰且追念在瑞士威尼斯等所歷之風景一一命筆爲圖遠山眉嫵描上生綃雖牽蘿補屋宿願難償而懸諸四壁亦可卽景寄懷一日余正凝神構思忽福自外至時雪笠兒應格爾福友人之招至彼商榷宗教問題雪之爲人勇於任事其友人致電與彼曰來彼乃不朝食而行余送之於園門之外夫彼爲余未來之良人又近日余方禱告上帝令余觸發其愛情與之相親相愛雖情海安瀾仍如鏡水之不波而旣有理想上之擬議則不得不爲形式上之周旋回視庭花階草皆欣欣自得其天余則露蘭風絮飄泊無主西園蝴蝶好夢難圓而意外風波偏有此無端之榮擾則撫畫稿而愴神對丹青而結念意匠慘淡中乃忽覩一溫如玉淡如菊美如香草之福祿斯登角巾折腰而至余亦不自知其所以然而一縷紅雲暈上桃花之靨久之不能作一語

旋問福曰若非至蘇格蘭乎福亦不遽答含笑繙閱吾案上之書見多涉哲學者則笑曰女博士博覽哉然以妙齡弱女從事此高深之科學余終期期以爲不必

余曰吾亦長矣哲學亦非吾所喜特以雅登耽此時時以其餘閒作春風之化余遂不得不略習其要旨以慰其期望之心自然則今日已讀得若干頁矣語時凝注吾面目灼灼不少瞬余心若爲之窺破者而紅霞縷縷復上梨渦自思若吾在託賽盧與雪笠兒訂約之事及此時吾心之所思爲彼識破者余將羞慚無地矣因囁嚅不能答一語福又問如前余乃以未讀對福曰海德雷姑娘不讀佳也余聞姑娘二字心乃大慰蓋此二字實爲余末字人之確證否則渠胡不可稱余曰雪笠兒夫人故余視此稱呼較稱吾爲親愛之黛西更覺愉快詎意吾方懸揣而彼忽又突然問曰此婚事若何矣

咄咄怪事以溫爾雅之福祿斯登乃亦爲此鹵莽決裂之語余惶急間厲聲答曰君言何指余滋不解曰尙未定日乎余復應曰然曰然則婚約固定矣是必無疑余急僥曰否否是安能使子無疑是大可使子於其間深思默索是真可使子一發其懷疑派之學說余言未已福急趨拊余肩曰已矣勿再作天皇女帝之口

吻鄙人一句話。姑娘乃喋喋數十言。未已。以數學之公理。推之。是中焉可作比例也。實告君。余聞君與雪笠兒。雖未定約。然固已許彼有之乎。余曰。有之。且余誓踐。余言。余言時。佯作堅決狀。福曰。然則君果愛其人乎。余聞夫婦之締約。未有不出於愛情而純迫於他人之命令者。余聞此言。良心若詔。我以勿作謠語。竟難覓一詞以答。

福見之似已知余意者。更續其懸河之口。曰。余知之矣。姑娘雖許雪笠兒而情實不屬。然已許爲彼妻。且思實踐此言。且恩樂天知命海德雷。姑娘若雖不言。余揣度中的。乎。余此時血輪上逆。覺周身脈管失其自由。而心頭鹿撞。眉底螺埋。但能作簡捷之語。答彼曰。卽令君言。若代余心。設辭。余終必行吾言。福時斜倚余書案之上。整理向間抽閱之書。聞之乃立起身。告別曰。謝子。實告余言盡矣。今夜尙須至蘇格蘭行再會矣。語已出素手。與余握別。余竟不知何辭而可。第以手答彼。彼此相握。然覺渠之手較余冷也。

福行後可二十餘步。余若從愁腸百結之中回復其知識之自由急趨前呼之曰。福君勿怒。余言詞素懶直也。福立回身向余曰。余何敢怒。余冒昧瀆陳妝閣姑娘能恕我者爲幸多矣。嗟乎姑娘余與君關係從此絕矣。然區區私衷猶爲君轍轕不輟。今以最美滿之祝詞贖吾頃間唐突之罪可乎。枕席之間必不可施以僞道。余求姑娘他日成婚後善事新郎君更願雪笠兒英姿瓊質必能體貼我摯愛之膩友。秦樓雙鳳日作吹簫好夢也。語已更爲禮而別。旋復遙謂余曰辱君不棄友誼。尙在河魚天雁。幸早傳玉人消息。余迷惘中不復能作酬應之答語。但領首示意而已。

此一日之光陰若專與予爲仇者。福去後可二旬半鐘。余獨坐室中。迴腸盪氣無聊之極。則姑取案頭書信口無腔朗聲讀之。實亦不知書中云何。但覺目前之黑者爲字白者爲紙。余所讀者爲書間之字而已。蓋吾母悄然入余室。爲余言雅登之近狀。病雖稍痊。而神識沮喪。更不如前。且曰黛西志之再醮之婦必不戀愛其

後夫此余一人獨抱之宗旨今以余與汝繼父之情形言之良信嗟乎嗟乎以吾與汝父琴鳴瑟應原期白首同歸愛河情海永滅波瀾詎意連枝驟折慘劇旋來不作懷清之守更爲卓氏之奔推原其始雖由汝繼父之狐媚伎工使傲霜殘菊變爲逐水楊花然許與之權咎終在我天日有知余不能辭吾過亦不敢辭吾過也當別嫁之時一度思量九州錯鑄恨不立死以謝汝父於地下繼思汝尙未長家事需人而千疊柔絲終不能抽刀一斷故含羞忍恥以至於今今幸汝年長已與雪笠兒有成婚之說言至此忽少停續曰在理吾旣失節於前吾親愛之女不應復嫁其子然父非犁牛而子亦醉角每見相依含笑臨別多情其種種待汝之情亦已達極點至誠而不動則大非人情黛西今且與雪笠兒早日成婚乎余意十月內倫敦氣候較佳此二三月中余卽當牽犧市門爲汝購置妝奩屆時移入格魯賽文街新第則庭陰幕碧簾影搖紅於此效海燕之雙棲汝二人之樂事方始爲余之心事亦畢矣吾母言時一語一字皆爲余血淚之媒余不禁相向汎瀾

一角素巾。淚痕狼藉。吾母亦悲梗不已。第竭力慰余。且謂雪笠兒好遊。今復將有倫敦之旅行。余當令其早歸。預備婚事也。余聞之心益焦灼。立辭其請。且力拒十月之期。吾母終不允。謂當告雅登。決計實行。勿復以前議固執。

余恨失意之事。相疊而來。待吾母出後。乃出外散步。思覓一片清淨地。以祛吾積悶。行及廳事。一深惡痛疾之人。又蹣跚而來。此廳事爲入雅登辦事室。所必經之孔道。來者適與余相遇。彼見吾不脫帽。不鞠躬。亦不發語。悄然至雅登室。余旋審視之。卽雅登所稱法蘭西之釘書匠也。久之聞是人在室中竊竊密語聲。時作爭論之語。則其聲甚厲。然數語卽止。而雅登之聲。復每較是人爲細。又少頃。出矣。髮蓬。聳目。獰獰。怒態可掬。雅登旋亦悵悵。出面色凝滯。回復其往日憔悴可憐之態。度余見之。知此。則固有祕密之關係也。

## 第二十章 黛西日記

是日之晚。余與雪笠兒閒步蘭因河畔。時則芳草成茵。落紅織錦。夕陽倩影返照。

微波粼粼作金色之淪漪。余倚闌凝望。菱花秋水。顧影自憐。驀聞隔林中履聲橐橐。然遙覩一人彳亍而行。面有墨色。意態悽惋。若窮無所之者。余指向雪笠兒曰。是非卽汝父所稱之法蘭西釘書匠耶。雪笠兒覩之立尾於其後而行。此爲余兩日前之事。至昨日而奇事起矣。此事之發生。雖在昨日。然實余生平所見之惟一。奇事且此一卷之日記。即可爲余之傳記。然則余生平之見。見聞。固當靡遺。漏質言之。此書譬爲余之攝影。譬爲余用筆與墨所成之攝影。雖製造未精。而本來面目固躍躍如在。凡此遭遇之奇事。余又烏得不書。

當余昨日之夢回鶯衾。晨光熹微。絲絲射入。余眼簾中也。余倚枕凝思。驀喃喃自語曰。誤矣。誤矣。余生平將爲此事犧牲其一切之愉快矣。此不倫之語。諸君得毋笑其無謂。實則余固有爲而發。余念及余已允十月中與雪笠兒成婚之請。嘉期轉瞬。心中乃有無限之悲楚。又念此時余苟抱病身死者。雪笠兒尚可與他人結婚。擲果有心。豈解珮無意。余知卽此愛蜜及李安家之諸女兒。當亦可作一番美。

滿。因緣也。

余方心旌懸懸。遙聽禮拜堂中鐘已七下。知是日西南風緊也。八鐘偕余母雅登及雪笠兒朝食於園中。時李安諸女兒設一球會邀余及雪笠兒前往。余因長夜失眠。又清晨閒步園中。曉風爲厲。感患頭痛。乃告雪笠兒不耐此喧呼騷擾。請彼獨行。而余徘徊蘭因河畔以消永晝。俟彼得勝後。余當至會場歡迎也。雪領之。且曰。不見香雪之長技乎。余恐不能勝彼也。余曰。香雪誠矯捷。抑亦專心於此。而然當彼爲余述球戲之趣味時。一若英皇之冠不敵其一球之貴。君癖嗜既遙於彼。則勝固欣然。敗亦可喜耳。雪乃一笑而別。別時猶殷殷告我勿倦遊傷體也。

沿蘭因河至李安家。清溪一道。艸綠裙腰。柴門臨水。多栽雜樹。於芳畦籬落間。以點綴秋山風景。是日晚寒風勁。亭午轉晴。繁花怒放。余信足遠行。頓忘雪笠兒之戒。花香鳥語。領略幽情。漸聽禮拜堂中已鐘鳴一下。思雪將畢事。且午餐後時。恐爲余母所嗔怪。乃返身作歸計。

棲鴉流水蕭瑟。蓬門是爲雅登之故居。蘭因河當其前。長林豐艸背屋而居。余以去時沿河而行。歸途特迂道行於屋後林深而邃。雲際陽光時從疎林一角中射入。叢聞有二人且行且語於林外。遙觀之一爲雅登。一爲釘書匠鄧範弟。鄧範弟語聲甚厲。若困獸哀鳴。將爲潰防決裂之惡鬪者。而此兩人外。更有第三人躡足從於其後。

此第三人非他。卽雪笠兒。是時蹲其身。時掩映於灌莽縱橫之處。若防爲雅登所窺見者。余思雪胡爲作此詭祕之事。得毋鄧範弟以危言要求雅登冀遂其無底之壑。雪乃於暗中保護其父歟。繼覩雪第凝神側耳細聽。彼二人之所云狀又不類。余不禁疑慮萬狀。詎數小時後。而余乃受一絕大之恐慌。當余受此恐慌時。余不知應悲應樂。若云樂耶。天下固無受恐慌而不驚者。況親見雪笠兒之面色死灰。氣結不舒。余心實不知何適而可。若云悲耶。余自聞此事後。自覺入此世中。不曾爲外界之奴隸。因彼及此結念無端。亦無暇爲雪笠兒悲。

當此事未起之前。余於午後小食之時。獨步室中。嬾赴餐室。余母亦悄坐室隅。筠籃繡篋。拋擲其旁。案頭書籍數冊。丹鉛狼藉棄置不理。余就語吾母曰。雅登仍理其舊課乎。曰。然。余曰。使余與母易地而處者。必不令雅登復居此地。或至撒耳斯堡。或至陀路米斯。或至奧維尼。或更至其他風景佳勝之地。以度此秋涼冬初之歲月。吾母當知雅登居此甚不相宜。彼居此既不樂。則吾母亦必爲之不歡。若更不他適者。余等將長與厄運爲緣矣。余母悄然曰。然。余運殊厄。然正不自今日始。汝應知余重嫁雅登。卽爲失足之初。第樓頭紅粉碧血。千年余非不自知。其誤此中之苦心孤詣。要當他日再告子耳。吾聞此言。知吾母別有難言之隱。乃故爲題外之語。以亂其心曲。謂撒耳斯堡之牧場最廣。奧維尼之流域甚高。盡此一月中。余必往二處一遊。又謂李安夫人日前因雪笠兒於球會中高奪錦標。擬以一華美之書相贈。彼於文學界上毫無價値。讀約翰直爾賓之詩。尙慮不能句讀。乃視此書若琳瑯珍品。旋毀其約。莊諧兼作。拉雜無倫。吾母聞之。不禁冁然而笑。

余旋至室外閒步。初擬至雅登許。一訪起居。繼思彼近潛心哲學。且積疴未瘳。乃獨就園門外之遊椅而坐。命園丁攜咖啡壺至。置於其旁。時則晴空萬里。天半朱霞。隱約疎林盡處。長堤衰柳。尙垂其金縷。輕舞於蘭因河畔。秋心搖落。不待攀條。流涕自覺。有無端之感喟。而雪笠兒此時尙未言。旋益增余慮。未幾遠處一人蹣跚來。其衣雪其行。雪其形狀態度。亦無一不似雪笠兒。而垂首喪氣。乃立異其平日之態度。旋至余前並坐。獰視而嘆曰。吾親愛之黛西爾亦知余之愛汝。余之真誠。愛汝無一毫之虛偽。否耶。余曰。知之。曰然。則敬謝子。余與子良緣盡矣。釁起家庭。吾復誰怨。此時小作勾留。便爲永訣之紀念。曩承子諾。十月中旬舉行嘉禮。今必取消。是約薄命人。萬不敢儻及。子神聖高潔之天女。五陵裘馬。不少英才。釘座黃裳。青袍艸妒。人生豔福。好合。有時。毋以鄙人爲念也。嗟乎。黛西。今長別矣。余聞言。不解所以。而雪笠兒之正襟危論。益令余內顧。自慚意者。雪知余與福祿斯登之事。故爲此語。以相嘗試乎。實則余之與福雖蝶舞蜂癡。而銀漢紅牆星橋夢斷。方

思力遏其情瀾。雪笠兒復胡從揣知余隱者。因故淡然問曰。君將有遠行耶。曰。然。行復何往。曰。至澳洲。往復何意。吾母之有開罪乎。抑吾叔雅登所襲得之遺產。或有意外之失。致君欲自食其力乎。曰。否。否。汝母待余厚。余方感激無地。至財政問題。更不足縈吾腦。海僕雖不肖。何致因阿堵物而舉止失措。今請勿以他語擾我。更勿以余去而汝仍眷念於我。余之心事已悉傾露於前數言中。男兒行耳。一誤於前。何忍再誤於後。余誓不欺人。孤兒寡婦以謀一己之幸福也。此後婚約兩忘。友誼仍在。玳梁雙燕別築新巢。贖此飄泊人猶得於海天萬里之外。一聞我愛友之消息。余幸多矣。語已起立逕行。余更欲有言。則其去已遠。惟見暮鳥投林。寒霞匿采。而柳影繙繢。亦無復依依迎人之態。乃悄然獨步而返。

返則遇余母自接待室中出。余旋至此房中。告以雪笠兒之事。驚奇哀憤。雲集於方寸。間不禁淚潛潛墮。吾母始亦駭愕萬狀。繼慰余曰。孺子勿戚。余觀雪笠兒自巴黎返此間之日起。卽若有不直其父之意。父子之間。當別有隱衷。余輩正不必

爲之妄施臆斷。若爲子婚約計。亦毋庸以是介介。當主約之始。吾雖亦主張。然意在繼續兩姓之好。子苟不願。吾亦何靳。且子當知余心苦也。余之於雅登也。無夫婦之感情。有復仇之大願。今者病骨淒涼。夙願將虛。而用情已誤。一度失身傳諸異日。人其謂我何。語已淚珠亦數行下。繼復含淚語。余曰。雅登知也。未。余當往告。彼也。渠一日爲吾後夫。則余一日懸此復仇之目的。在理當調護而慰藉之。我知雪笠兒依依膝下。不作慈烏反哺。而輕棄其故巢。雅登聞之。當益增悲感也。

余聞之復語。以雅登與釘書匠在林中密語之事。且謂雪笠兒之行。其主動力即在於此。吾母乃俯首沈思。悄然長嘆。旋曰。雅登胡以對於此事。於吾等祕密。若此雪笠兒。又何以探得雅登之祕密。而不肯爲子告余。意是中大有曖昧意者。雅登之爲人。於汝父句吾母語至此。急莊容續言曰。吾失言矣。莫須有三字焉可輕加。諸人者。今且至餐室晚膳。以探聽其口氣乎。語已。聞雅登已在餐室中。發其薄弱之語聲。余母及余乃急疾馳下樓。并三級爲一步而行。

第二十一章 豔姐

雅登晚餐時。據一安樂椅而坐。灰白之面爲淒碧之電燈所反照。乃益增其枯瘠。客蘭曰。今夕何事。面色乃益不如前。得毋過勞乎。雅登曰。亦如常日耳。然沈腰潘鬢。微卿言明鏡。多情已日作親切之報告。客蘭彼診予之醫生。且作何言。余自計蒲柳之質。去死近矣。客蘭曰。醫生僅云君須少用其腦力。不者病且日甚。言未終。雅登急僥曰。此醫士之言詐也。天下惟積習最難捐除。而醫生乃好爲迂遠之論。見病酒者。則曰汝第勿戀此杯中物。見好學者。則曰腦府傷矣。必靜攝其思慮。而酒國書城。乃愈爲若輩之湯沐邑。此其比例。殆與彼職爲醫生而禁之。曰汝毋治病。汝毋用藥。同爲夢中之囁語耶。

客蘭聞之。意大不懌。冷然答曰。余意君速離此蘭。因河畔爲佳荒郊。老屋寂作蠶。魚毋論。病體頹唐。卽強健如前者。寧遂可挾免。園冊子以終老耶。雅登蹙然曰。夫人勿躁。余近治一書。垂卒業矣。脫稿後。隨卿所適。地北天南。無不樂。從客蘭忿曰。

慎哉此言。妾豈甘爲此不憚煩者。非爲君計。則異鄉雖好。固無以易吾家之樂。如昔日之遊。吾何如也。曰。然則使吾儕永永不離此地。則卿樂乎。語時目瞬黛西而言。曰。黛西外物。雖云變。中心誓不移。此非荷拉迺之詩乎。風人微旨。正可爲吾此時寫照矣。言已長嘆。

於是此一室之中。悄然無復聲浪。惟見燈影之下。有侍者跋來報往。時整理其食具。客蘭旋問雅登曰。雪笠兒何往者。曰。或往倫敦。今夕恐不歸矣。客蘭初不料雅登淡漠若此。則驚訝特甚。頻注視雅登似慮雅登受雪笠兒先入之言。有不快於黛西者。并心中欲言之語。噤不一發。黛西覩此情形。食畢即出。客蘭亦旋赴招待室中。顰眉。慵。髻。靜坐而待雅登之來。

雅登好學不倦。一卷鎔黃無片刻之作輶。然每至食時。必與客蘭暢敍天倫之樂。不忍令客蘭先行。坐則並坐。立則並立。行時必攜客蘭之手。聯袂而出。或當庭葩初放。皓月舒魄。則尤必散步園中。以爲樂。今日則見客蘭立。而彼癡坐。仍若見客

蘭行而彼癡坐亦仍若見客蘭行久而彼猶癡坐若木偶不少動乃至侍者撤食具去桌衣以白葡萄酒進雅登請飲雅登乃蒼茫四顧驚曰客蘭往耶蓋前此實未見客蘭之去然猶徘徊不決可半鐘時始長嘆數聲而出

月光如水冷浸閒階階前茶靡架影射紅窗窗下一美人雲鬟低護以纖手斜托香腮對月凝思旋有一人就其身畔而坐徐曰雪笠兒去矣余意於余輩佳也是爲雅登與客蘭在招待室之談判客蘭旋答曰是何佳者果爾則一雙梁燕從此分飛以垂成之佳期而經散約解子能無動於中乎曰婚事之解於彼等固疏於吾輩則親客蘭爾知吾負汝滋甚得此亦可稍減吾苦也客蘭聞之不解何故復問曰雪笠兒曾告汝與燕西有何事參商故解約乎曰否否充彼之意恨不能今夕卽成連理安有求之將十載而反汗在一朝之理客蘭曰然則燕西之過乎日卿毋重吾過是安可責諸燕西彼爲吾愛女吾高徒自夫人外世間可愛之人殆莫彼若舍此更安所用吾情而予遽責之耶

客蘭曰。夫子多情乃惠及弱息如此。慈祥感激者寧止黛西。卽其父有知且拜君之辱。雅登久無活潑之氣。至是乃一展其眉。和聲謂曰。吾聞子言樂也。以垂受天罰之人。忽聞一親愛之語。則玉口所云實不啻天語。遙臨若赦宥吾罪矣。客蘭曰。是語實非余所樂聞。今余所急欲問者。雪笠兒究何往耳。雅登聞之復慘然曰。實告汝。彼亦往澳地利耳。客蘭復問其遠行之故。則曰。是不能爲子明言。彼行時亦第一聲珍重。云永永無歸期耳。言已。復回復其灰白之色。仰天長嘆。遽與客蘭道晚安而別。

是夜黛西獨在室中。結念無端。因手雷克所著之『十八世紀之英國』一書。展卷誦讀。客蘭慮黛西爲雪笠兒故。重傷其心。自接待室來。與劇談。旋客蘭返己室而睡。黛西則自嗟身世。寸寸芳心。時墮紅淚。寒漏長宵。轉輾達旦。至次日而更遇一意外之詰問。

方雪笠兒之與黛西訂婚約也。麗芳墩之人多啧啧稱羨。謂此待闕之鴛鴦允稱。

佳耦重以雅登。與客蘭之因緣一門。香福父子分占玉臺。艷史中正未易別尋。佳話顧因羨生妬。因妬而生種種之離間。以冀春色之平分者亦大有人在。況黛西對於此事含愁宛轉。未嘗輕以語人。而十月中之婚期尤僅爲雪笠兒一方面之私願。則其事愈祕。而亦愈易生人之窺伺。

吾書於黛西日記中。不嘗言李安夫人之諸女兒。皆屬意金谷中少年乎。顧綺羅鹽窟必不許山野幽姿一參。末座撩人風月惆悵無緣。則移其平日之愛情傾注於雪笠兒之身。香雪尤佻蕩。時時命侍囃。侶藉球會之名。以與雪笠兒親今乃良緣。中斷并此理想上良人之形影。不復可見。香雪聞之。竊大痛。

雪笠兒何往。雪笠兒何往之間題。此數日中。殆爲麗芳墩村人之口頭禪。而香雪遙見雪笠兒消滅之晚尚與黛西密語於園門之外。則尤集矢於黛西。謂是中變幻。皆黛西一人所爲。燕語丁寧花開造次。時過黛西作冷嘲熱諷之語。黛西初不解其命意。所在則亦淡焉置之。繼覺其咄咄逼人也。因略告以雪笠兒別時之語。

香雪聞之益鼓其如簧之舌。驪然答曰。吾姊何修。乃令雪笠兒傾倒。若此顧好事多磨。如水流年。如花美眷。偏來此意外之分離。仔細思之。亦覺吾姊之翻雲覆雨。正爲此多情二字所誤耳。

讕言疎語著耳。欲暈雅登。旣病骨支離。客蘭亦形神若喪。書幌燈影抑鬱。無聊黛西。於此數日中。乃極人世之悲苦。而此萬種心傷之中。更有一極不忘懷之事。時或哀鴻天末。雲樹蒼茫。一片柔情。亦若爲雪笠兒所縈繞。而綺情豔思。觸緒紛來。脈脈寸心。復僅有前事盤旋。回復并雪笠兒。亦付之若卽若離之表者。此事惟何。則黛西亦莫得正當之解釋。第覺都梁爇罷。好夢旋來。時時若有一福祿斯登之小影。掩映於梨雲深處而已。

## 第二十二章 黛西日記

自雪笠兒不見後。余家庭亦無甚劇烈之變動。惟余本多愁。銀燈夜剔。清簾晝長。時時爲雪笠兒悲其遇。傷其人。愁腸曲曲。一日九迴。吾此後日記中。應稱之曰可。

憐之雪笠兒。然此可憐二字當知僅爲余一人之武斷。蓋就其大而言之。則四海兄弟所患者。擁腫拳曲不中規矩。準繩則必遭天演之淘汰。以雪笠兒之負才。自喜吐屬風流。則青萍結緣。到處爭售。雖隻影天涯。必不至彈其長鋏。作門下之思歸。若以婚事論。則山川間氣不擇地。而鍾彼固一美少年。擲果者又豈無女度彼於此時。既得一枝之借。更當聯並蒂之歡。已在彼澳洲大陸。與意中人互輸愛情。則余之對彼。更無庸作杞人之憂。第余觀雅登之於此事。實含有無限之悲苦。而又不能施之於口。終日沈悶。長呼短嘆。此其情形。殆與余見吾母始嫁及吾在旅館。始聞二婦人談吾父被刺之時。訴苦無伴。洒淚無地。同爲悲慘之極境。故靡論一家同處休戚相關。卽觸景興懷。亦不能不爲猩猩之惜矣。

然余之與雪笠兒訂婚。清夜問心。實不能告無罪。蓋余之素性不好爲已甚。而又不能舍己從人。故自彼言及婚事。余若迎若拒。實未嘗有推心置腹之談。言不由衷。情亦安屬。幸雪笠兒未窺余心。而今之遠行。亦似不在兒女私情。當與其父有

不可告人之事。故其出也。其父明知之。而不敢施家庭之嚴令。令彼長侍晨昏。而雪笠兒亦灑然無一絲罣礙。第雪之於吾愛情實達極點。此時悵然出行。彼事後回思。必且悵鴛鴦牒上未注雙星。今者樂事無端翻成怨話。而余於彼之首途也。又未嘗設祖帳。東門外琴心一點。三疊陽關細數。兩人離愁。此時彼在異鄉。羈情綺思觸念皆來。或因是爲賢者之責備。而喃喃詈余。謂交成總角約訂于飛之人。尙猶薄情如此。則天涯遊客更誰爲青眼之加者。嗟乎。雪笠兒苟一思及此。則澳洲不可一日居矣。余因是長日轆轤。旣恐彼有纖微之不適。以重予之咎。而一瓣心香。愈祝其在澳洲之樂。祝其阮囊常滿。無羞澀之時。謝屐常登。無羈愁之日。而名花美酒。俠士佳人。更作旅館中之良伴。玉鏡一臺。瑤宮雙影。早成就彼多情之眷屬。

凡此皆余爲雪笠兒所懸擬之幻想。亦卽爲良朋代盡之義務。顧在余之一已。則又沈沈暗霧。布滿當前。蓋使余與雪笠兒誼終友朋。無婚姻之說。以干涉其間。則

此時心貞崑玉余固爲純潔之天女卽振衣千仞濯足萬里亦可自得其天今者情場幻海已着此一絲之微痕春蠶作繭繚繞情絲彼婚姻之事乃時時闌入於我心窩中時啓朱鳥之窗作花間之功課而哲學科學等書避之若浼所日手一編者爲漢尼之詩集漢尼之詩善寫情慾卽彼一己浪遊巴黎以詩人而結婚貴女終以綺羅夢好致自盲其目文園渴病獨鍾才子之身亦可見情之一字足爲人生之浩劫矣然漢尼未結婚之前固確守宗教主義而以制慾之說爲天下倡凡奢侈之品多棄而不用而獨一見此巴黎之貴婦則亦情不自禁則信乎萬衆之生皆不能離情而生存余之此時亦自知靈府窒塞爲私情所灌注已不由我力除情根然余所注意者又並不在雪笠兒此卽余雖不言余知諸君亦不能鑒及也

歌離弔夢悵觸無端此數日內余已極人生之不幸乃更得福祿斯登之手函函曰

吾摯愛之黛西妝次僕行矣然於此汽車碾夢雲樹懷思之際吾不得不并寸心之萬語千言作此簡短之書札以奏記於吾愛友之前我知吾友見此書時或且嗔我唐突怒我鹵莽苟如此者吾友可碎吾書爲片片之蝴蝶惟吾心終必以此書呈諸玉人之前而後快更願吾友見此書而嗔而怒而愈快以如此乃真僕之知己也嗟乎黛西吾書果何言乎吾作書之前自承簡單而今已費吾數行之筆墨累吾友亦多費其寶貴之光陰而凝神注讀吾書卽此一端我知已難逃玉人之中申而詈然吾友勿急吾書之佳處正在其後以僕此時之心理一若天涯海角此後我兩人之魂夢長爲此慘酷之世界所隔絕相思一點地非長房之所能縮離恨千般天亦非女媧之所能補苟得於此垂行未行之前寄吾身於一紙赫蹕時親玉人之芳澤則吾心慰矣吾雖此後永永不見吾友而此時之心心相印已永永足爲吾二人之記念矣嗟乎黛西吾書中最後之一語無他卽吾友速與雪笠兒結婚是矣雪笠兒之爲人也剛而好勝踔

厲風發不失爲烏衣子弟。以吾友之柔情照雪芳度吹蘭。僕未知才子佳人果足爲氣氤簿上之佳耦與否。然事出高堂。吾友必將順而曲就之。卽此一念已足令海燕雙棲。享白頭偕老之福。若在於僕有意贈珠無緣解佩。自恨司勳薄命。悼等崔郎。畫裏桃花亦僅可作夢中蝴蝶觀耳。然耿耿私衷要不可不使我摯愛之良友得知一二。又不欲使吾摯愛之良友因余言而誤解。余意茫茫萬彙不啻。鑄情之大窟。洪爐陶冶一本同源。吾友之早訂良緣爲夫婦之情僕之瑣瑣上言爲朋友之情。情一也。特此中甘苦原難相提並論。海枯石爛結念無端爲鄙人之身世觀。而吾友不與焉。悶哉。吾友行矣。前途鴛鴦牒好春圓弄玉之樓翡翠巢成夢暖蕭郎之宅逆計雙花並蒂之時正鄙人單車獨返之日。屆時格魯賽文街必有一不速之客。貢雀頭之墨獻螺子之黛爲吾友曉妝時添一番春色也。臨書縷縷不宣。

福祿斯登拜上

書末附數語曰。僕之赴蘇格蘭也爲一己之遊。歷計繼念太夫人屬予之事。尙未

就緒。故已改上巴黎矣。驪歌已唱。驛使罕逢。匆促陳辭。諸維亮祭。余讀畢。不禁喟然嘆曰。良友多情。言未已。忽雅登在余後續言曰。多情耶。曷不嫁之。余聞此意外之語。羞慚之中。更不勝驚惶之意。心頭小鹿。又突突亂撞。而桃暈杏嬌。立顏吾之素靨。雅登曰。忽急勿急。實告汝。此書先爲吾所得。頃始令博羅腓而授汝者。嗟乎。吾親愛之黛西。余無狀。不足爲子。繼父雪笠兒。更不足爲子。良匹。然子亦長矣。龍性難馴。駒絲未繫。幸有福祿斯登。在人間佳侶。舍此何求。黛西今能從我言乎。余知爾與福亦非無情者。必能允吾言也。

讀者諸君。天下胡有此奇異之事。形式上之未婚夫。方忿然舍其家。而遠遊。而其父不築望思之臺。偏爲伐柯之舉。余亦安能相對直談。將余心事。告彼耶。然以福祿斯登之爲人藹而有容。一語一評。皆打入余心坎中。過江第一斷推。此紫衣郎白頭公。得此爲婿。余豈不樂。顧雪笠兒方作遠離。余卽鍾情於此。理想之良人。毋論雅登。若何勸余。余終不爲所動。因俛首不答一語。

雅登嘆曰吾負子矣凡此種種皆余不德所致余非不知爾此時之萬種心傷以爲旣有今日何必當初願雪笠兒與予之關係舍我與爾及汝母福祿斯登外幾無一人知之未得法律上之允許卽不能作爲正式之夫婦今者雪復遠行是爾對於雪之關係已如一縷柔絲爲并刀所翦斷在理在情爾均可自由與人訂婚且爾亦知吾之愁腸病骨對於爾母及爾若時時有芒刺在背負莫大之罪孽今得於吾將入地獄之先目擊子成就此美滿之姻緣則亦可稍輕其擊或且因是而得復生或竟不瘳則有是一重因果余亦含笑入九原矣嗟乎燕西爾其聽余言福在巴黎余卽當電召之也

是日之晚余心中免起鶴落不知有若干之變遷忽而喜忽而悲忽而靜如古井忽而棼若亂絲而吾母復時時慰吾謂此乃雅登惟一之要求汝不允者渠且立殞又言阿母亦喜覩此事之成也人生天地間莫不有偶以鴉儺鳳人情無不惜之一旦東風作便別戀新枝琴心一曲願遂求凰正應頽首上帝之前謝其玉成

之。意。違。天。滋。獲。戾。也。余。終。不。允。且。謂。福。意。何。如。亦。難。懸。揣。詎。以。此。一。紙。朵。雲。遂。作。  
定。情。書。也。雅。登。從。旁。僂。曰。孺。子。勿。惡。作。劇。福。之。心。事。一。一。傾。露。行。間。嫁。得。多。情。郎。  
當。不。怨。老。冰。人。也。黛。西。爾。幸。福。至。矣。余。聞。之。不。禁。厲。聲。答。曰。此。何。幸。福。之。有。人。生。  
幸。福。莫。過。於。父。女。團。絞。一。家。融。洩。余。親。見。吾。摯。愛。之。父。從。家。中。而。出。而。永。不。復。返。  
而。爲。仇。人。之。刺。刃。而。至。今。沈。冤。未。雪。嗟。乎。嗟。乎。余。一。生。之。幸。福。隨。吾。父。而。長。逝。矣。  
余。更。安。有。幸。福。者。余。言。已。雅。登。立。復。其。病。中。悽。惻。之。態。面。色。慘。白。氣。結。不。舒。兩。手。  
若。受。風。而。顫。吾。母。亦。悲。梗。不。已。旋。聞。吾。母。偕。雅。登。相。將。而。出。似。言。將。電。告。福。祿。斯。  
登。歸。妥。商。此。事。也。余。此。時。追。懷。吾。父。又。見。此。二。老。之。凋。顏。慘。色。昏。惆。間。亦。不。暇。叩。  
其。究。竟。明。日。吾。母。授。余。福。在。巴。黎。所。發。之。電。曰。電。悉。屬。事。略。有。眉。目。部。署。畢。卽。歸。  
余。讀。之。不。解。所。以。然。固。知。雅。登。之。爲。是。狡。猾。也。

## 第二十三章 巴黎商界中之霸王

諸君尙記吾書中有彼得魯潘利慈其人乎此驚鴻瞥影一掠諸君之眼簾或已

作雲煙之過眼。然試問諸巴黎人。靡不曰是爲一著名之人物。是爲一西班牙之富豪。是爲一巴黎商界中之霸王。夫商也而稱之曰王。必其人常爲公衆所瞻仰。乃歌臺舞榭。以及裙屐角逐之場。紙醉金迷之域。從未有潘利慈之足迹。而巴黎之東偏有地曰巴爾司華屋櫛比。機肆林立。環其地而處者無慮數萬計。深山大澤實生龍蛇。此中良莠不齊。賭窟數十處。呼盧喝雉。傾家蕩產者不知幾何人。巴黎警署亦視其地若化外。不敢過問。而此中人咸屈伏於一政府之下。政府命令所在。不敢稍違。苟此寄奴癩癖。爲政府所知者。亦必早行解散組織。此政府而握最高之權勢者。非他人。卽彼得魯潘利慈是。

潘利慈爲西班牙人。居巴黎已半世紀。時時往來於馬德里地。及巴黎之間。當其初營商業時。自巴他峨拿之南。以及亞馬孫河口。又自伯諾亞勒至基夕之間。航路軌程。無特別之交通。無轉運之機關。潘利慈知風氣將開。是諸要樞不可不捷足爭先。卽從此入手。擲多金。以全力注視於此新營業。未幾。大臻發達。已甚富矣。

而更合資創一礦業公司。採辦五金各礦數年。獲利無算。又運其妙策。專於他人不注意之點。化朽腐爲神奇。如鳥糞以作肥料。破布以造美紙。所費不多。而獲利愈豐。於是黃白之金歸潘利慈。如水之趨壑。卽其收入之簿記。且日積月累。如博士之家。其書盈屋。而銅山金穴之語。更不足道。

夫人之對於金錢。貧富相殊。則感情迥別。當潘利慈之始起家也。惟患其所入之少。而必使其源源而來。於心乃快。及旣富旣多。則又慮其壅滯。而不能生息。乃更投其資本於種種之實業。凡法蘭西及西班牙著名之機廠工廠。及最高之商肆。無不有潘利慈之股分。而妒者益衆。皆百計思推倒之。潘利慈幾爲公敵。顧商業上之競爭。短不敵長。此爲確定之公例。於是衆知無如此潘利慈。何達者則轉自解脫。謂高明之家。鬼瞰其室。與其富而多憂。不知爨中椒以爲糧。播江離以爲糗。其愚者則轉而詛咒。惟冀其速歸地府。曰金雖多。亦惡乎用。昔之密達史王。以貪多無厭。有授以點金之術。而卒受黃金之禍。手指所觸。無不成金。日用服御。一

皆金而束手待斃者。潘利慈之結果亦正當如斯耳。然潘之野心勃勃。其對於營業上實無孔不入。更廣搜異聞。因勢利導。設爲種種之新機廠。製麥作粉。搏沙爲器。以多金購此灰屑。更以此灰屑變爲多金。川流不息。如環無端。旁觀益交口贊羨。蓋潘之思想初非絕人。而其所爲之事亦盡人能之。顧在他人。或遇意外之險。或遭中途之變。而潘則一成不變。著手皆春。此中殆有天授。於是巴黎各銀行中無不有潘利慈簽字之紙幣。巴黎之人。娼妓其富。嘗戲以潘利慈爲上帝銀行爲其廟宇。賬簿爲其聖經。而潘乃長日偃臥於金銀寶氣之中。潘聞之愈欣然自足。而不肯有一錢之浪擲。

其住宅在佛維思路。在巴爾史之中心。而別墅在香賓史路。室中陳設無新奇及華美之物。皆質樸耐用而價又極廉者。服御亦然。一領狐裘。垂三十年。每日持籌握算之餘。時默坐室中。靜思生財之法。不得則冥心玄想。或至忘寢食。而妙想所得。乃時有奈端或拉普拉士之價值。以故居巴黎數十年。無一挫折。說者謂其人。

不啻一鑄錢之機器。機輪不停。歷久如故。無一息之變化。顧未幾而異事起矣。某年潘自馬德里地歸。忽攜一眷屬同返。未及九日。而此事已喧傳於外。咖啡館酒店中。無不聚談此事。其眷屬共三人。潘爲之購一屋於秋影街以居之一母一女。皆豔絕。而其女尤美。其一爲母之姪女。年亦甚少。而愁顏慘色。若重有憂者。一日其見之於某劇場之廂樓中。其女盛裝而坐。鑽石之光。如明星爛爛。四照花開。於是萬人之視線。皆一一轉向此廂樓而來。此後名噪巴黎。而日報之中間。亦一登其事。潘利慈聞之大恚。乃禁不令出。偶至劇場。亦必坐於室隅。爲人所不易見之地。或加一極厚之面網。此三人之名。讀者當已知爲卽屈傑台夫人杜蕾及露蕙。而其歷史。則或爲諸君所未悉。今當詳述如下。杜蕾少時。爲人掠買至馬德里。作一巨室之奴婢。未幾而巨室之人。相繼罹疫以歿。母女二人。槩獨無依。杜蕾至鬻身於尼菴中。藥爐經卷。自度其萍飄絮落之身。此屈傑台夫人。則恃其巧言。令色。往來名家大族。丐餘潤以自給。未幾而其姪女又至。自言見欺情人。患神經。

之病幾死。今始愈也。屈傑台夫人度日方難。又來此食貧之女生計。益窘。幸杜薈年十八。而遇此老髦之潘利慈。於是寒谷春回。繁花怒放。此潘利慈眷戀杜薈之日。卽爲屈傑台夫人厄運告終之期。顧潘利慈之爲人。雖家積黃金。時已可高。北斗而吝嗇。翁中又復首屈一指。人言得其一錢。如滴其一血。今乃爲此母女所攝。不免大破惶囊。清夜問心。深悔千金買笑。殊亦無謂。然至曉日。瞳瞳夢回巫峽。覩杜薈之風流絕世。則又漠然若忘。屈傑台夫人復出自寒微。工狐媚之術。詔言軟語。無所不至。乃日給以金若干。爲此母女之津貼。

屈傑台夫人一貧如洗。得此西江勺水。仍不足爲枯魚之潤。乃更出其敏捷之手段。強令露蕙。爲作長函。哀求補助。露蕙有文學染翰。奮藻則隨風可生珠玉。以是情詞懇摯。見者生憐。而末復言。弱息旣屬先生。不可再留尼庵。有玷清譽。宜另貯金屋。以爲鄰里之光。潘利慈者。富而不仁。本視他人之疾病死亡。若風馬牛不相及。此時聞屈傑台夫人之言。則惻隱之心。不禁發見。一切悉聽彼之命。明珠鑽石。

供給無算。在理潘與此老婦當非有不可告人之事。顧屈雖老而枝頭臘馥猶足。動潘之採擷矧微結合。此老婦人則名花深鎖亦不能爲踰牆之窺故不得不親厚。有加漸掣至巴黎爲貲廡於秋影街。秋影街之屋舊而陋。門前老樹婆娑蒼苔斑駁。與潘之處境實不稱。前此一美洲之富商。一西班牙之游客。留寓其中。均以不適遷去。潘乃獨喜其屋。蓋如此則不易聳人聽聞。以有主之名花居諸青瑣。其事愈行祕密。故屋內之繁華儘此母女二人之揮霍佈置。而外觀則務從簡約。且嚴禁之。不令與外人接。實則此秋影街之別墅。在潘之觀念。不過視作一大鳥籠耳。

屈傑台夫人之在秋影街。潘命之爲杜蕾保護人。苟有差池。惟屈是問。故杜之一舉一動。屈皆當特別注意。杜之供給。不啻西班牙皇后。惟其疆域僅此秋影街一屋之範圍。幾於鴻溝畫界。不能再有擴充。所稍自慰者。屈有馬車一輛。可與其女並轡而出。瀏覽近處之風景。間一登酒樓劇場以自娛。然在杜蕾。則琪葩初放。便

禁上陽落葉古槐摘花空谷雖室中富麗過於王宮四時之花生香不斷頤指氣使無不如命而時時自歎曰飛鳥游魚皆得自由之樂何年脫此網羅也鑿風怨月幾不可一日居幸與其中表利思鄧範弟深結愛情得以稍自愉快鄧年四十餘自杜薈初至巴黎時時作秋影街之不速客留連忘去自承近從西班牙至美洲歸軀幹雄偉似一軍人家計不裕十年之中時易其術業以謀生忽於此忽於彼所駐之地與其所操之業爲正比例惟賭博爲生命所繫每至一地必覓其狐羣狗黨入博場一決勝負。

顧鄧範弟內行雖不美而昂頭天外愈善爲假面目抵掌談天儼然人物其來巴黎自稱新發明化學上之事物來此研究科學潘知其與屈有親亦嘗遇之於秋影街然不知此強幹之少年爲邸中之熟客又不知卽爲其外嬖之情人故亦假以禮貌不禁也鄧年壯而力強又好爲大言足跡所經幾遍五洲談論尤能動人凡此皆爲婦女所最喜矧以杜薈之胸無主宰得此乃愈疾惡潘第以金錢所在

不敢較

鄧知之。益傾心結交於杜。所以如此者。蓋有莫大之希望存於其中。杜美而多金。將爲一舉兩全計。杜又胡知之者。但覺其人之親厚可交。則并其心。一一交與之。柔情如水。深信不疑。一若天壤間。舍此別無得意郎。未幾而鄧之故態作矣。鄧之來此。本爲求財計。至是乃時向屈告貸。屈以女故。時周卹之。杜蓄更出奩資私贈之。且時出其鑽石畀彼易錢。鄧恃有此藏富之地。乃大博黃金。到手快意一擲。所負益鉅。於是燈前花下。時時對杜蓄言窮。且謂之曰。是燦爛而寶貴者。子何所用。亦不過如小兒之玩物耳。卽加之於衣服髮際等處。亦不增其美。吾喜子之淡妝。也是諸贍物。悉以贈我。何如。杜蓄曰。不可。不可。潘告我微此不足增其美。巴黎繁華之區。識見尤薄。非此必以爲貧家女矣。鄧曰。潘之言詐也。吾嘗游美洲。美之富過於法。然其名閨淑媛。外出不尚妝飾。間有一二服者。亦不若是之多。潘蓋以子易欺。而爲是言耳。然杜蓄終不聽。且出其寶物。啓匣視之。曰。是纍纍者。不可自雄。

一世乎。既閱畢，則砰然嚴扃其匣。鄧見之，恨不盡攫以走。怒見於色，又嘗見杜薈頸臂裙所御之物，無不有鑽石，則益以垂涎之故，怒極若狂。顧杜薈與鄧範弟，固多孽緣，有時亦慨然贈明珠一二粒。鑽石若干顆，在他人得之，半生吃用，有餘裕矣。第於鄧，則所得雖多，亦祇可作一日之富。翁轉晦而又有不名一辨士矣。於是燈昏日暮，常集於屈之左右，向杜薈百計纏擾。杜薈亦漸厭惡。一日，階前路滑，窗日未紅，杜薈睡眼忪惺，甫從其軟紅羅帳之中欠伸而起，履聲橐橐，鄧已排闥入。杜尙含笑迎之，訝其何早。鄧亦不暇多言，但對其晶瑩閃爍之物，斷斷言曰：「子尙服此乎？」外間大有人圖子象以齒，焚蠶以絲，縛吾懼子，不免遭刦也。其交余藏匿，便杜笑曰：「勿勞代憂。」賊雖多，安能爲飛將軍來此間行劫？鄧技窮，切齒憤憤而去。去而寄一短簡來，謂行將與子長別，遨遊地球。鄧之始來也，亦嘗負華屋氣象，豪華至是，則聲消音寂，屈竊竊憂之。又聞其寓中有警官前往搜檢，惡聲漸著，乃益驚懼。而不幸之事，又相因而至矣。

潘利慈於金錢之計畫。至爲精細。其所贈杜蕾各寶物。每至必留神檢點。至是乃漸覺明珠鑽石。漸次減少。知蕩婦少年。或難爲貞潔之守。乃怒不可遏。思若等係吾出之火坑。而登之衽席者。今乃貪利而作我外嬖。更以吾資易錢。是焉可恕。乃大減其供奉。更令一偵探伺於秋影街。觀此屋中人有無舉動。及有無特異之人往來。時鄧範弟已行。偵探無所得。據實陳告。潘疑漸釋。而終覺居此非計。乃謂母女曰。下禮拜余將移住馬德里地。爾等肯同行乎。杜蕾聞之大快。立答曰。願往。蓋杜意鄧之行。必往馬德里地。此行可訪情人。敍舊好也。念未終。此中祕密已爲彼老窺破。遽謂杜蕾曰。汝在彼固窮女耳。今將往尋舊雨。而以是珠玉鑽石。及汝之珍物贈彼乎。曰。然。曰。然。則將嚴防汝矣。汝當知西班牙之首府。禁網疎闊。社鼠城狐。橫行溝道。不亞於巴黎也。杜蕾曰。吾母至彼後。必且有舊友辱臨。因而惠顧。及我者。子又將若何。曰。阿母之事。汝不可問。汝但當屏絕交遊耳。杜蕾聞之。殊不悅。然亦無可如何。潘復曰。汝所用之鑽石。應悉交與我。汝無善藏之處。余有一摩洛。

哥皮之匣。製特精藏。此不慮其失也。且本爲我物。余尤欲親攜以行耳。杜曰。然則余將何戴。曰。余忘之矣。汝將以此炫於汝之舊友。且旅行時。無此物。亦不足以動人。無已。余將留汝所常服者。仍以與汝。餘則必交與我。汝當知以小女子攜如許之寶物同行。世豈少巨奸大盜滋險事也。杜蕾笑曰。彼富厚之公爵夫人。多好遊者。豈亦皆身無長物耶。而吾不聞有意外之事。曰。孺子究無知。此等公爵夫人。固常遇盜。其盜者或卽爲紀綱之僕。或卽爲相識之友。置千金於几上。兄弟骨肉。且生心矣。汝必從吾忠告。杜蕾乃悄然無言。

明日潘至。秋影街屈傑台夫人早定一計。告曰。吾女昨宵感冒。忽患病甚。劇又曰。彼猶石童心。今日已易其方針。擬不至馬德里地。因幼年交好。皆知其歷史。恐重貽君子之羞。余亦不能苦勸令從君命也。言已盈盈。欲泣似怨。其出身之非高貴者。潘聞之。茫然無措。旋覺其所語非眞。將逕爲決絕之答詞。於頃刻之間。遂了此五百年風流冤孽。顧心戀杜蕾之美。又不能割捨。因思彼之爲是種種推却。皆因

不爲吾妻之故耳。苟吾妻彼者名分一定。吾更可威逼之。彼亦無所希望。乃請於律師布置婚事。未幾而其約定矣。

### 第二十四章 噴雁聲聲

郎君頭白。少婦新妝。潘利慈與杜蕾二人。既以正式之婚約。於巴黎結婚。即挈其豔妻離秋影街。向馬德里地進發。在路上時。潘恃其腰纏甚富。所以謀愉快之方。無微不至。既至馬德里地。則擇最上等之旅館。安插名花。飽餐豔福。每竊自喜。謂既作富家翁。又挾此傾國佳人。大大娛晚景。從此終老溫柔。亦可自豪矣。顧數日後。馬德里地之人。知此事。咸來旅館問候。而巴黎之商界。凡與潘及杜蕾認者。亦作函道。賀門前車馬。天外郵鴻。日紛集於此。新夫人之旅館。潘知旅舍湫隘。究不免貽人笑柄。乃卜宅於蓮馨路居焉。

此蓮馨路之屋。適當繁盛之區。瑰麗甲諸名園。云依古時西班牙某生。悅一女伶。蓮馨者。築此爲其金屋。故此街因以蓮馨名。宅中花園。春秋佳日。萬卉爭芳。而

嚴霜氣肅。風流歇絕之時。亦常有綠葉紫莖。送枝頭之馥。供人賞玩。園內亭臺樓閣。皆作意大利式。得此以居美人。固屬相稱。而潘驟糜此鉅款。雖心懾豔妻。不敢語。究不無吝惜之意。其決意購此屋也。實因杜蕾激之使然。當杜蕾見此屋時。故謂潘曰。余思秋影街之樂也。必復掛征鞭。與君同游耳。潘不允。則曰。然則君肯犧牲。爾許萬金。令居於此乎。否則。當以仍返巴黎。爲佳。潘不得已。乃慨然出巨貲而定購之。

顧潘利慈之心。終以杜蕾不能專向。彼爲慮。凡屋中僕役。多係潘自行選擇聘定。凡屈傑台夫人及杜蕾所熟識者。一一遣去。惟露蕙獨留。且使之爲意大利園中之總管。并與以分配財政之特權。屈傑台夫人則令之居於最上層之樓。客房餐室。妝閣琴樓。悉聽屈之任意選擇。陽示優崇。實不啻以安樂侯視之矣。杜蕾之室。亦在最上層之樓。臥室衣室。浴室。妝飾之室。各以類別。而每室亦有侍婢司其室政。潘所居之室。則在其對面。供張之盛。與西班牙王及西班牙后實相伯仲。杜蕾

臥室之後。另有二室。則爲露蕙之所居。以諸侍婢僕役。皆居於樓下。樓之中央。建一高敞之室。重簾畫捲。琉璃之窗。可隨時裝卸。冬爲洞房。夏爲敞室。室外圍以雕欄綠樹千章。一望如翠屏萬疊。心目都爽。此爲潘及杜蕾所最喜之屋。於時屈傑台夫人旣入此室。思鋪張其盛。則時時令潘延客。爲杜蕾一增聲價。且以示朋好之交誼。通親戚之情話。爲新嫁娘添一美談。此固題中應有之義。而潘聞之。大不懼。恐將復破其慳囊也。則以馬德里地之人所識者。不及十餘人。爲辭。屈曰。是皆子之僞言。子亦無慮。子但告汝之友人曰。吾妻將設筵宴客。而一面許我發數百之請帖。若此屋中不履鳥紛來者。可抉我眸子去。且此請客之事。爾亦可一不過問。吾將每日治酒筵。設音樂。沽良醞。以款客。計七日而止。如此。則汝之名望益隆。此園之名。亦愈著。而吾女之美名。亦聲價十倍矣。潘悄然曰。吾購此屋。居吾妻。及吾一己。非爲諸人也。屈滋不悅。欲對其增施其岳母之權力。而事終無效。僅得暇與杜蕾至劇場中一游耳。

鄧範弟不見後杳無信息。屈傑台夫人深恨其人。至不願再見其影。再聞其名。然又似有祕密之事。不能遽絕彼者。又以潘之待彼漸不如前。乃鬱鬱不樂。時屬杜嘗施其媚術。杜蓄乃柔言低氣。所以蠱惑之者。甚至潘利慈因常與杜至劇場中觀劇。一日復偕彼至綠雲梨園。而留屈與露蕙於室。杜蓄服淺絳色之華衣。戴五色之冠。曳輕碧之裙。自上冠及下。烏徧綴鑽石間。以明珠皆粒粒如豆。時劇場演蘇度新編之曲本。蘇爲西班牙戲劇大家。周郎妙曲。觀者雲集。又見杜蓄之華美絕倫。公衆之觀念大增。其清興讀者當知。女人當初嫁時。必有特異之姿態。如花初放。如月初圓。卽半老徐娘。東家嫫母。亦必有風韻動人處。矧以杜蓄之富厚。夫婿多情。一任其揮霍。則愈足爲人之景仰。綠雲館之優伶多係名角。復夙以詼諧著名。演劇時。一見潘利慈夫婦在座。則妙語環生。或謂今日有財神降臨劇場。或謂今晚劇場中雖不燃電燈。亦可作不夜城觀。以寶光照耀而然。語雖不必直指。潘而項莊舞劍。其意有在觀者。旣拍手稱妙。潘亦欣然自足。

當潘在劇場中得意之時。屈傑台夫人獨在家與露蕙作六博之戲。勝得露蕙半  
 法郎。屈沾沾自喜。露蕙則漠然置之。其對於博事。曾無絲毫之愉快。但藉此以消  
 遣耳。是晚潘久不返。屈復縱博。可一時餘。旋擲其牌於桌上而歎曰。露蕙今日余  
 等爲此久矣。余實不耐再爲此。是屋大而人少。沉沉長夜。但聞各室中掛鐘吉的  
 吉的之聲。互相酬答。鳥入樊籠。雖棲以珊瑚之枝。食以珠玉之屑。亦不如入深林。  
 啄餘粟。可陶然自得其樂。余久居於此者。余將死矣。露蕙曰。若毋然。若女近得良  
 偶。爾正可享此厚福。胡爲作牢騷語。曰否否。婚姻之事。最難始終如一。吾嘗憶及  
 少時之事。亦覺愉快萬狀。露蕙曰。愉快耶。余甚樂聞。語已。亦擲其牌於桌。不復博。  
 屈傑台夫人曰。余言信也。若以余少時之情景。余實覺世間無困苦之人。露蕙曰。  
 是言誤矣。余意世間無真愉快之人。今日快者。明日卽不快。明日快者。後日又不  
 復。快馴至積日成月。積月成年。苦樂之變遷。蓋不能以巧歷計。而由後思前。則前  
 之樂皆足爲後之苦。苦樂乘除畢竟。苦多於樂。然則謂有苦無樂可也。謂世界二。

字爲困苦之代表可也。屈曰勿躁勿躁。余當以吾之歷史詳細告汝。余少時在馬塞耳。某日有台夢脫者從禮拜堂外尾余而行。隨余至家。且娓娓狎談。至家則吾母方與其姊對坐而談。即汝之母也。台夢脫爾時僅爲一店中之書記。但馬塞耳之人都稱其爲聰敏。而爾時吾之雙親僅爲鞋店之主人。故亦不阻余之與彼結婚。台夢脫之常入。每星期僅得三十法郎。而與吾結婚之第一年。華衣盛飾。予取予求。余初疑其有餘藏。旋覺其財之來多不以正道。一夕。余等乃祕密離馬塞耳之地。永不再涉其地。擔囊負劍。閱歷風塵。閱數月。旋至巴黎。生杜蓄於聖脫茄孟河克路司街之小屋中。遂長爲寓侯。至吾夫遭不幸之結果。而吾乃舍巴黎去矣。言至此。屬露蕙取麥酒潤喉。

露蕙乃取出酒至。屈飲酒數觥。續言曰。吾夫在一舞會中被拘。會中諸會員男爲奸細。女爲治妓。本無一上流之人。言未已。露蕙急問曰。吾從子久。此事尙未深悉底蘊。請竟其辭也。屈曰。是大可資一談助。吾夫慧而黠。生平犯案實不慮數十此。

日之被拘。爲犯奸欺詐冒之罪。當其入獄時。吾牽衣送之。尙意氣洋洋。詎知一入禁門。永無重見之日。是日之夜。吾夫以絲帶繫頸。自縊於鐵闌之上。未及法庭之審判死矣。露蕙聞之。思不料彼之先夫亦爲大奸賊。曰吾姨可憐。曰然。嗣後余遂飄泊無家。長作隨風之絮。吾夫之父爲一律師。不甚著名。吾爲罪人之婦。更不足以動人。聞馬得里地有屈傑台將軍者。吾乃假託其姓。是張冠李戴之行爲。非余自喜爲此。實因爲杜薈計。俾人稱之曰屈傑台杜薈。以爲榮耳。

屈言至此。面有得色。連取巨觥。飲麥酒無算。不禁脫口言曰。露蕙。露蕙。余所遭皆犯案之人。更有奇於此者。余易名屈傑台。人而彼亦以鄧言。未終。露蕙急僥曰。吾姨勿再言此。汝當知余前次所歷之事。皆極人生至難堪之境。今更聞此傷心之語。余心益不可支持。矧余復常見此可憎之人。嗟乎。彼實殺余所言至此。屈知其意。急續曰。諒哉是言。余亦殊不樂談往事。汝兄去此已六閱月。吾等誠不願再聞其名。露蕙曰。然。余意彼之後來必有求於汝之事。如前此之故態。否則彼亦將

永。不。來。矣。或。余。等。在。報。中。見。有。犯。謀。財。害。命。之。案。者。即。彼。一。人。之。所。爲。耳。彼。無。心。肝。彼。無。智。識。彼。無。血。汝。思。余。若。何。能。忘。彼。殺。余。最。信。服。之。人。又。用。余。之。名。以。誘。余。所。親。愛。之。人。又。復。敢。親。至。吾。所。在。之。地。且。出。其。手。與。余。爲。禮。同。此。手。也。余。見。之。若。見。其。作。凶。手。時。血。痕。殷。殷。猶。在。也。

屈。曰。此。事。汝。亦。不。能。專。責。之。汝。兄。卽。汝。名。安。知。無。他。人。冒。充。汝。意。中。人。或。將。汝。之。事。告。其。僕。役。或。法。人。或。意。人。既。聞。其。主。之。所。爲。則。藉。此。以。圖。牟。利。亦。係。平。常。之。事。是。安。可。專。責。之。汝。兄。者。曰。苟。不。盡。諉。諸。余。兄。則。吾。有。種。種。之。疑。問。在。街。上。遇。見。海。德。雷。君。之。中。年。婦。人。且。請。彼。至。余。病。榻。者。是。爲。何。人。用。此。迷。魂。術。者。又。係。何。人。兌。此。紙。幣。之。法。蘭。西。婦。人。又。係。何。人。汝。必。一。一。告。我。曰。是。安。能。知。余。意。汝。亦。忘。却。此。事。爲。佳。若。論。此。案。之。主。犯。余。意。汝。兄。格。拉。特。馬。利。兒。必。不。與。聞。露。蕙。曰。不。與。聞。耶。然。則。汝。二。人。胡。以。均。易。其。名。且。不。易。於。他。時。而。易。於。暗。殺。案。起。一。月。之。內。又。何。以。逼。余。易。鸞。嬌。之。名。爲。露。蕙。屈。傑。台。夫。人。曰。蹊。哉。孺。子。汝。尙。未。知。也。汝。兄。犯。革。

命黨之罪。若仍其原名。不能復返法蘭西。且將受與其黨人彈死於撒脫雷之罪。有此危險。故不得不改耳。露蕙曰。易名之事。尙無甚關係。然則汝又何以驟能易貧爲富歟。吾及爾俱住於一極穢濁之小屋中。一日汝驟他適。亦未告余以何往。但留一紙書。道有事須至他處。汝去時。未嘗有一辨士授。但賸余爲一猶太人縫紉。藉工資以度日。此實一酷苦之事。十指所得。血肉爲酸。猶不得供一日之用。汝去後一星期。余聞屋外有英國婦人談暗殺事。時余聽英語。尙不甚習慣。惟海德雷之名。時時入我耳鼓。雖彼等述此名時。與余所言不同。然此中若有神明。告我余知其必一人之事也。然余初猶望其事之不確。時時自慰曰。或非海德雷之事。旋問此婦人。則又不肯直言。但云汝第觀報紙可矣。吾幾發狂。立馳而出。至街上。擬覓一賣報之店。而昏憊中。若無所見。惟覺冷風襲襲。入吾衣裳。漸逼於吾之肌膚。手顫。股栗。不能成步。而背後又似有一黑影。時時發怨詈痛苦之聲。緊隨吾足。音之疾徐。以爲高下。可一二時。乃神識漸定。始見一鞋店中懸有數紙。趨視之。

則爲數日前之賸報。皆倫敦時報也。余以其爲英報。乃出吾囊中。辨士并購之。余急一覽。知事已不諧。然亦不暇細觀。姑納之袖。攜至家。闔門而讀。

露蕙言未畢。屈變色。復止之曰。若言此。非止一次。吾耳中已生莽。勿再言爲佳。讀者當知。露蕙爲人世最可憐之女子。一身有病。四海無家。惟依此老婦爲生。而此老婦實豢養之。視爲彼儿上肉。又爲彼掌中物。故慣施其專制與籠絡之手段。習以爲常。而露蕙亦明知之。終以姑姪之親。不忍爲極端之反抗。至是。露蕙乃不平。已極。亦變色。曰。欲余無言耶。余必言之。汝無以爲余易欺。歷如是之久。未必窺見汝之心。又無以爲余欲長依汝以生。且爲汝不侵不叛之臣。實則余之在此。無一日之寧帖。而恨汝亦且刺骨。言已。蹀躞於室中。追思前事。逐次湧現心頭。復怒視此老婦之面。謂曰。當余之展閱報紙也。余雖不解英語。而英文甚嫋熟。披卷瞭如。旋以一夜之思力。研究而得知。此案皆爲余兄所作。彼佯爲米廠中司事之蘇奎者。卽爲吾兄。而誘引海德雷至驚嬌病榻之婦人。卽爲吾姑。又知海德雷曾與我

深結愛情而若輩乃以此爲生財之道陷彼於死此外則兌銀之婦人及種種之行爲皆係汝所爲余此時之觀念已不願再與子等相見又欲告發汝俾汝抵償吾親愛之意中人之命而一點良心終留平旦謂汝與吾母爲分形同氣之親則猶母也且一舉兩罪則吾之親黨將斬除淨盡以是中宵輾轉而吾遂憤極而狂患極大之腦病致幾瀕於死此皆汝之咎汝縱能言余終不能恕汝之無罪

此爲露蕙第一次問罪之師前次則但隱約其辭未嘗顯揭其惡蓋在巽順柔弱之人雖度想旣確而未有昭著之事實及事機之感觸終懷疑隱忍而不敢輕於肆口此不足爲露蕙咎於是屈傑台夫人語塞良久乃曰吾在馬德里地不嘗寄汝若干銀乎曰然余此時固尚在病中以垂死之身無所依託乃至西班牙與汝同居然汝之銀始自何來度卽自血肉中攢得者余雖承子惠亦不之感且汝近日之行爲尤不能逃余眼余非與杜蕾厚者寧轉於溝壑不與子同處也嗟乎吾與意中人所居之屋及共遊之地至今猶宛然在目而去日歡遊卽爲來年浩刦

如此傷心那堪回首今者已無他望惟速保首領以死則爲幸多矣。

## 第二十五章 黛西日記

吾今與福祿斯登訂婚約矣。有一言先呈諸君之前。蓋吾記此第一行之墨。吾知讀者必互相駭怖。謂婦女之狡猾。誠不可以意逆料。彼可憐之雪笠兒。浪擲愛情。視吾如天女而至再至三。竟不能邀吾之一諾。今一指顧間。而與福一雙白璧。互繫紅絲。卽有此得意之日記於福厚矣。其如雪何。吾至是吾幾欲緘吾口。擲吾筆。不復有後言。抑知吾無庸爲吾咎。卽諸君亦無庸爲不平之抱。蓋情之所鍾。必非單獨之觀念。此中殆有迭相乘除之理。故當吾情之未動。彼雖以無量之情灌注。於吾吾非不欲爲勉強之許諾。而以口詔心。亦若無專制之權力。使吾心之必從吾詔。至於情之既動。卽吾亦無此專制之權力。詔吾心而止之曰汝毋從。此其原理。當推諸四海而皆準。不獨余一人也。

然吾於未與福訂婚約之前。余猶以雪笠兒行蹤未卜。不得其正當之解決。遲遲。

數日而福爲吾母所心賞之人雅登又時時敦促余乃卽行其事當吾在聖乾姆禮拜堂與福親訂歡盟時霧捲雲收團園之日方扶輪而上於是青天紅掌萬物欣欣渠出其晶瑩射眼之指環含笑授余余謹受而加諸纖指含有無限之羞慚而羞慚中又雜有無限之愉樂自思今乃爲他人婦矣顧余年十九但披腹笥未抉情瀾卽青燈黃卷涉獵小說中英雄兒女之詞未嘗不望古遙深悠然神往然亦僅略知愛情之價值迄未解愛情二字究孰爲正當之解釋至是則一躍情場已自得種種之解釋愛情者如天空之色如日之陽光如花之芳香如平旦之氣如初來之潮如薪芽之嫩枝如暗室中之電燈如勞動人之休息日如盲者之引導凡是種種實爲一定不易之詮釋意者余於愛情所以珍惜之者較常人爲至故知之亦獨爲親切乎

雖然良友天涯思量如昨彼雪笠兒此時之作何狀余亦不能恝然置之倘驛梅奉使知彼意中淑儷已於彼離此之一年中別有正式之婚約則彼之心必苦楚

必惱喪。必恨余。嘗余至於極度。故余與福訂約後。對於此蘭因河畔之父老村嫗。每自覺厚顏。卽晨妝理罷。亦不離此案頭書角。或低吟展卷。託想詩歌。而門外春光陌頭楊柳。終不肯輕與覲面。畏首畏尾。如聞有北山之移。皆謝吾使迴駕者。顧多情之李安牧師夫人。愛余特甚。渠見吾之跼天蹐地。早有以知吾意所在。乃時時慰余。謂女博士讀書太多。反被此古文陳義束縛。性靈之自由。汝與雪笠兒之事。是何傷者。世間夫婦。或恩情美滿。誓海盟山。一日以意見相歧。爲杯水之覆。如是者。不知凡幾。矧在將訂約而未結婚之人。嗟乎。婚姻自由之說。行女界中。人苟略有丰姿。及一知半解。則馳逐情場。尋歡覓友。今日交成。明日改且視。以爲常事。者。約訂數年。而音書乖隔。人事蹉跎。終爲折翼之分。莫遂連枝之合。汝未經閱歷。乃并視此萍泛絮浮之相牽。亦鄭重念之。是適增爲不達耳。余聞之心爲少慰。然又私念人之相親。莫如父母。而吾父母之愛吾。尤不可以常例論。吾生不幸。旣背過庭之訓。惟此一母爲吾所依賴。余他日卽與福成婚者。余必仍與吾母同居。則

檻書可啓。萱草無憂。當亦爲吾母所最歡迎之事。

於是通盤籌畫。乃思以生平所行之事。一一載入此日記中。即以此日記。作爲小說。作爲一生之行述。忽喜忽憂。忽而珠明川媚。忽而日暗雲愁。無一事之遺漏。積久成帙。至余中年時。余得手此一卷。書以追想前此愉快之時。一擊一笑。一啼一嘆。靡不入我腦筋。若觀其素習之戲劇。嗟乎。歲不我與。日輪如梭。吾自墮地而有知。覺而讀書。而能文。而吾父死。吾母嫁。而有今日。其前乎。此者皆若一瞬。則後乎。此者亦當。如是人生能幾。時行樂必有一物。以作一生之紀念。而時時省察。以爲殷鑒。則是卽一身之愉快也。吾親愛之筆。與親愛之墨。乎舍此。則吾又奚恃。

余旣有此理想。則余日記中。將無一頁之空白。然此時余必留數頁之空白。以爲退步。此數頁之空白。胡爲乎。卽余對於此婚約。是矣。夫此婚約之事。余一介弱女。安能著之篇章。覲顏供人瀏覽。矧男子浮薄者。多余懸揣。福之心中。必且以余見彼之約爲樂。而見余後將高呼曰。吾妻乎。吾妻乎。吾儕之約定矣。此後珊瑚碧樹。

連理同棲吾二人之樂何如者此親愛之稱呼在彼原未嘗誤用然吾聞之將置身何地者

福之親余吻握余手不知幾次然余何能一一登載如商人之治簿記學載先令若干金鎊若干辨士若干作羅羅清疎之報告卽福之與余密談與余軟語與余作親愛之晤聚亦不知幾歷歲時余非不感其人知其爲是亦非媚我詔我實出於愛我而然然余亦何能載入吾日記中吾之所能告諸君者惟一日午後彼在園中涼亭中與余娓娓而談彼此心心相印而約定矣是日之晚吾與福食晚餐後復攜手至園中密談吾母坐於接待室中倚窗外矚雲鬢香霧玉臂清輝如畫裏美人有不勝多情之態雅登則躊躇於室之中央余與福步行時遠從燈光屑珠光所襯好風一吹猗猗散玉余見之不禁狂喜若爲此吾家特有之愉快仰眺高樓耿耿銀漢牛斗無光又似此夜之月爲余第一次所見

余等在園中無所不談。余自覺詫異。余與彼僅訂約四鐘。有餘而愛情之固結。若已四禮拜有餘。余旋問彼曰。有一語動問。不知子將見怪否。曰。是安見怪之。余曰。然則汝於未愛我之前。亦有所愛乎。曰。是安無之。且不止一人。余曰。然則請君告我福。曰。然。余告子之先。必彼此相戒。余生平實有兩外遇。以吾常在外間裙屐所接。不知幾何易涉其愛情也。顧子將若何。子之與雪笠兒事。余旣見之矣。以子與雪之情狀推測之。子必不如余之濫交。信乎。余領之。且請其述所愛之人。福曰。是爲十五年之前。時余在愛頓。彼女甚美。此時逆計。雖已過中年。然其美必尙不減。於昔子見之者。必且動心。余曰。然。則與余比奚若。曰。是卽不能予之美。如初日之芙蓉。彼之美如煤礦外之玫瑰。花色非不麗。而爲煤氣所薰蒸。久則生厭。余告汝。彼女優也。余言至此。子毋以余下交。優伶爲誚。余初見之於劇場中。紅綃一曲。纏頭無數。余心幾爲之奪。其名曰密林梅嫵。從此其名常縈擾於吾腦。府中贈欵。置鉗。不知顛倒。若何詎彼固有夫之女。余旋知之。則大怒。與之絕。余曰。此爲其一。

乎。曰。然尙有其一。何如。曰。是更不如前。余亦不欲再爲子告。要之。余未遇子之前。余實未嘗遇一知心之人。自見子而此心乃有所歸。束如春風一來。桃李嫁矣。余曰。君言太過。使余與雪笠兒不破約者。汝詎以一紙書。自慰其渴想耶。汝詎以赴蘇格蘭爲安樂土耶。曰。是則安能第余心。固嘗上禱蒼天。冀余兩人之姻緣。或有一萬一之希冀。黛西爾當知此時之結果。即余誠求以得之者也。余聞此言。面色頓頰。以手扶於其肩。姍姍微步。更談他事。而福必欲談其心事。自言如何之愛我。在巴黎劇場中見余之後。如何神魂顛倒。又發爲種種之間題。余聞之。欲答難於啓齒。欲不答。又慮爲其所嗔。至此甚難。自處幸吾母旋從窗內呼余。道夜寒風露重。不如歸休。余乃不待與同行急舍之。而入福又從吾後喃喃謂最難購得者女子之眞愛情渠。今購得吾之眞愛情。不啻擅金穴之富矣。又勸吾勿以聞彼。前此行爲爲怒。余皆不答。趨至母旁。料理夜間之事。事畢而睡。

以上所記去此時已將及半月。余以羞慚故。終未嘗記入日記。福自爾日後亦未

嘗有一息之離。余今日渠至倫敦訪律師。勾當吾二人之婚事。余乃得偷閒補記此事。讀者勿嗤。余爲無意識之女孩。余意福之自承不欺。滋可敬也。世間男子好爲欺人之言。使福亦如此者。當余問彼時渠必曰。當未見我之先。實未嘗有一人之愛。如此則尙成爲吾誠實之福祿斯登乎。

### 第二十六章 燕西日記

異哉異哉。當吾昨日記此日記書至末一行時。念此人間春好。夫婿情多。并吾前日之種種愁苦。皆棄置度外。卽雕梁燕語。綠樹鶯啼。吾向惱其噪聒者。於時聞其聲浪。亦若助我筆歌墨舞。而吾於此世界。爲最樂之人。今手猶是昨日之手筆。猶是昨日之筆。而吾此時。乃執筆而顫。若彼沉沉之黑雲。又籠罩我薄命人之身。世余深望此可怖之朕兆。僅危我而不涉及吾親愛之福祿斯登。俾彼常振其雲漢之翮。騰天衢之足。不與我同此境地。嗟乎。余所謂愁苦者。非他。卽吾父之事是已。吾父之事。固無刻不繫余之懷。而近日則蛇影杯弓。浮言四起。雖家中人皆緘其

金口不使有一語漏入余耳。然余固約略聞之。且逆料其事必非無因而至。雅登爲人沈靜心細其善事吾母在吾非不銘感顧君子愛人以德吾尙恨其爲哲學家。但知夫婦之愛而忘朋友之情。蓋彼在茅屋吾尙記其葛布單衣鳩形鵠面儼爲失路之人。惟吾父青眼厚以上賓之禮。乃爲彼一生幸福之基。在理對於吾父之被刺。應出其全力。俾刺客速正典刑。而平居爲吾父計者。旣未必可令吾無憾。且每惡吾之言吾父事而又惡人之以吾父之名掛於齒頰。嗚呼。騎鯨一去化鶴未歸。況血肉橫飛之慘。并莫須有之獄。亦無所聞此何事耶。而事歷八年。猶令罪人爲漏網之魚。

是日余悶坐虛齋。爲以上之思念。方背窗暗淚。而福自倫敦歸矣。余辨其足聲已自廳廊向余室而來。余心乃轉愁爲喜。急迎之。將告以臆願相離。一日貌若三秋乍見。時反覺無語可言。歷數分鐘。始問曰。長途往返。得毋勞瘁。而暮煙林黑。星影依稀。於時已近晚餐。侍者速余等入餐室。乃與福同席而食。借杯酒細數相思。福

飲甚豪而無疏狂之態。飲畢進濃茶密語低言。初猶不及吾父之事。是非余之未見福時。則中心戀戀。既見則又以兒女情長致忘大事。蓋彼方旅行歸或不樂。聞此頹喪之語。與人言亦貴其時耳。

然余心耿耿終不能自抑。久之乃以直率之言一一傾吐於福前。且告以至倫敦時若何獨訪旅館。若何傷神。若何爲無賴所厄。福每聞余言。則代扼腕及吾述無賴事。髮指忿曰。微君言。吾尙以倫敦爲仁里也。抑君胡不告諸汝母及雅登。嗚諸官。吾乃掉首曰。此烏可者。吾斷不願告吾母及雅登。曰。何謂曰。是難言。曰。然則再見者。汝能指之乎。吾自承尙有俠骨。將爲君得而甘心。吾乃告曰。二人則忘之矣。其一者。則余且能言其名。以吾聞其黨人呼之爲鄧範弟也。言未畢。福立從椅躍起。握余手曰。鄧範弟耶。謝天謝地。此卽余疑其殺汝父之人耳。然言已又似深悔其漏洩者。卽不復語。目炯炯他視。

夫吾日記中。不嘗言吾父之仇。或卽在此無賴中乎。今聞福言。似有神明詔我。以

勿疑者。乃堅請後言。而福乃輒轉辭。且曰。余姑妄言之耳。事無佐證。既不可供。諸法堂據爲定讞。卽君知之。亦徒增一疑。案異日有把握者再報。命何如。余堅持不釋。曰。告我。告我。福於是披肝瀝膽。自吾母囑其尋女郎起。至見鄧範弟止。靡不詳言。且謂余曰。此事如山重水複。思之猶咄咄稱怪。蓋吾承汝母之命。本期尋一女郎。而吾乃因暗搜窮索。兼知女郎之兄。且知女郎之兄。卽爲格刺特馬利兒。又意此鄧範弟也。格刺特馬利兒也。當卽爲殺汝父之蘇奎。顧余在巴黎十年。作客究等傳舍。況案牘勞形。百忙無暇。不能以文人常充偵探。故曾以此事屬諸巴黎警署。彼且允我矣。余意虎狼噬人。不至死不休。覆盆之下。豈無白日。汝父此仇。其就獲。當不遠也。

吾處黑暗久。忽聞此淋漓痛快之言。論如奉天語。但默禱上帝。冀福之措施更無歧異。彼鄧範弟卽伏刃絕吭而死。以洩吾恨。顧未幾。而福之一疑。問出矣。目以上皆爲偵探已有效之語。顧吾嘗念此案究竟必不僅如是。而止言已。更告我以如

何見鄧範弟之妹。如何設辭以探其妹之行藏。故以理想得之。可決定其爲卽與汝父有關係之女郎。余聞之覺已無後言。而福乃又低聲語曰。彼凶手。胡以能知汝父之挾有重幣。又胡以能知汝父之某日某時卽有此倫敦之行。其事必非倉卒起意。可知此先與凶手通謀者。非汝家之僕役。必汝父之律師。或熟人。或知友。或無所不談。或朝夕常處之人。世途如冰。人清如狼。滋險也。否則。彼行凶者。無巧算。無幻術。雖有是心。而其如不得間何乎。今夕旣長。談則請還。以問君君於此事。當較余諗十倍也。

吾聞此言。乃如冷水沃襟。不能發一語。自思吾父歿時。吾尙一小兒。女然八年。歲月亦甚長矣。此種種之疑問。乃竟爲夢想所不到。果爾。則吾父之仇。當不遠千里。或數百里。若人耶。非其人耶。凡吾能辨其面目。及能道其姓。與氏者。於是無一人。不集吾腦府。而與吾最稔之人。及吾之一二父執。則尤於意像中爲法庭之訊。吾此時之若何狀。若何色。余亦不自知矣。

乃吾親愛之福祿斯登見吾如土人木偶不言而思則大動其憐憫頻睇余欲言而又似不易啟齒余初但目視吾鼻沉螺低黛更不見有第二人亦爲吾故大抱不安旋見其面有慘容余亦憐福謂彼應無一刻不有愉快胡獨與我薄命人爲楚因之相對時余等鵠立園中涼亭之內露氣侵階寒煙籠地溫度較前時已降余血湧心頭亦不覺其冷旋吾母攜燈至令余入室時雅登因病不能與人同餐方進晚膳余強自鎮定如常吾母故亦不疑未爲詳細之詰問

雅登一食三嘆嘆已復蹀躞於室中吾見之如覩層巒積雪覺有萬丈寒芒竦吾毛髮乃退就風琴而坐伸纖手按之按久併忘其所按者爲何物且兀坐若機器人與余語則應之否則無動於中亦無見於外福時時以好語憑藉謂予何驟變前度堅矚安睡余送福出亦向吾母問安悄然入室既坐則思福誠俠士也顧彼之疑問吾向在園亭中旣絞盡吾之腦力而不敢爲妄意之揣測今者夜闌人靜可深念矣於是添蘭膏展芸編更翻取舊時日記而惶急中心思益窒滯覺吾家

往來及服役之人靡不溫恭有禮卽吾父生前其歷史吾不知然吾父爲人與人交無畛域以誠信待人人亦必不以險詐待之可一二時乃亦從椅躍起曰鄧範弟耶彼胡爲殺吾父而後敢履吾家之闕且與雅登有祕密之往還是可疑孰甚旣又念嘵昔之日吾曾見雪笠兒追蹤鄧範弟雅登後鄧語甚怒雅登時安慰之文人忠厚或易受宵小之愚然雪笠兒於頃刻之間胡爲卽與我告別掉首不顧其父而去然則雪笠兒似必有怒於雅登故不以爲父乎夫雅登爲吾父摯友又爲吾母之後夫卽甚不肖亦不至此顧雅登自此後卽益與病魔爲緣今雖勉起治事而其魄若奪余恐其登鬼籙之日近也意斯文掃地彼得母於此案竟有相關乎念至是傷吾父悲吾母哀吾友慟極淚下淚盡而血旣復求一淚一血亦不可得但喃喃曰奇絕而已

星影移簾爐香頻換時復繞行室中靜聽壁間時計窗外蛩聲啼珠凍雨千疊愁恨如環而來驚視之則昏黑之天已微露曉色晨鶴五六異地同鳴余倦極而寐

甫交睫。則噩夢。又作吾父。對我。而笑。手舞足蹈。與前之愁眉淚眼者。異矣。雅登。非鬼。非故。從未有一影入吾夢。至是亦與吾父同時而來。見其面若死灰。垂首喪氣。如待戮之囚。猶宛轉呼號於刀俎之下。彼可憎而常入夢之刺客。乃反無蹤跡。余於睡夢中。猶喃喃曰。奇絕。奇絕。忽博羅胖而入。告早餐已具。且曰。昨晚雅登舊病大作。幾欲抽小刀自刎。今醫生來云。疾亟不可爲矣。

### 第二十七章 燕語丁寧

何意百鍊鋼化爲繞指柔。此馬德里地及巴黎社會對於潘利慈。近日之輿論。蓋潘利慈生平除金錢外。本無他嗜。好視聲色靡麗之事。皆爲彼金錢主義之巨蠹。間有以此事爲逢迎者。必反遭白眼。故鄉里譏評。以一傳十。而吝嗇之聲名。幾於無遠弗屆。自潘至綠雲梨園觀劇後。乃大譁實。則潘利慈與杜蕾親。卽稍稍移其性質。今更大治甲第。挾此瑰麗絕代之杜蕾。終老柔鄉。春宵苦短。一刻千金。彼老耄之潘利慈。暮年精力。究屬無多。從此早眠晏起。於家政及財政上之計畫。已事。

事不能如前之精細。又嘗顧杜蕾之美。樂極而狂。每於友人前時時爲杜蕾揄揚。以鳴得意。約甫力者亦爲西班牙產。與黑羅史同爲潘之密友。知其樂也。卽時時憇息之使設宴請客。曰杜蕾爲屈傑台姑娘。余卽識之。今一躍而爲潘利慈夫人。空谷幽姿。固自幸遭遇。而君以墨鑠老翁。得此吹簫仙侶。抑亦世間盛瑞。是宜選擇良辰。召佳客。釀美酒。開玳瑁之筵。爲新夫人賀。

此浸潤之言。潘聞之意漸動。杜蕾復入其母之言。時時噪聒。謂夫子擅此巨資。虧舍無煙。門庭寥落。他日黃塵遽掩。人非特不加憐惜。且將揶揄之曰。是個一世之雄也。今者銅山纍纍。能悉攜入冥中乎。又能禁其財之不爲他人用乎。則汝之守錢奴。佳謚得矣。潘從前於人世笑罵。皆所不計。至是乃點首再三。曰然則如約甫力。黑羅史者。明日汝可招之來。隻雞斗酒。小作盤桓。杜蕾見其點首不禁大喜。繼而聞是言。則忿然曰。是奚可者。妾意宴客之事不行。則已。行則必不爲之爾。當知此爲余嫁汝後第一次之請客。觀瞻所繫榮辱隨之。余意此間熟人少。當反巴黎。

就故居中設青綾步幃大酺十日且以精妙之紙印請帖曰。

潘利慈君暨潘利慈夫人結褵伊始未遂術賓謹辦中廚之膳佐以清酌之具恭請某莫惠臨酒敍。

凡巴黎著名之人皆當速之赴宴絲竹檀板亦務極一時之盛潘利慈不待其言之畢急僥曰子毋言汝當知余爲汝之故揮擲黃金已車載斗量而子復欲返巴黎爲此窮奢極欲之舉余必不能從命杜舊曰不返巴黎耶此亦無不可惟屆時必多發請帖畀我以佈置之全權則於意云何潘利慈凝思少頃掀其髯而謂曰吾惡能以如許精潔之地任多人之蹂躪且余無多熟人卽子所識者吾亦皆知之最上者爲小說家及新聞記者其次在美術界中人其人皆善詠諧每憑其不爛之舌好議論人短長又其下者則梨園及教坊中人吹簎弄曲妙舞新聲徒供耳目之娛是諸客者卽履鳥紛來亦奚爲珂里之榮且有一事吾尤持絕端之反對語至此忽截然而止。

杜蓄請竟其說。潘利慈乃嘆息曰：吾半生節儉，綺羅不御。從未嘗恃富而驕。有輕率之舉。苟從汝者。則若輩巧言如簧。必大施譏誚。此一語乃大起杜蓄之詰問。即儻曰：是何譏誚之有？余貌侵耶？抑因汝年老而得余年幼之婦耶？余實不解汝之命意。且不知汝何故羞言此事？言已燃雪。茄界潘利慈佯嗔含笑斜倚於椅。必靜待潘之報章。潘曰：夫妻之間何懼人譏。更何用羞爲？余特懼是等人之輕薄冷嘲熱諷耳。杜蓄曰：彼等雖輕薄亦斷不至嘲汝。赫赫之潘利慈曰：否否！彼等常以余爲談資也。杜蓄笑曰：是正由子之畏縮。彼等故以子愈爲可欺。今苟大張旗鼓。開誠布公者。彼等亦復何云？且決擇之權。是皆在我。其輕薄者。余刪之可耳。於是磋商久之。議遂定。

兩日後。杜蓄之請帖紛馳四地。卽命工取竹於室之空地。建一大棚。布黼黻其上。作沈沈之懸幕。於是意大利園亭中。乃別開一境界。翦綵爲花。綴花作勝。輝煌金碧。而歌堂舞館。丹幃翠屏。亦各窮極靡麗。見者皆歎爲觀止。各以訛言加杜蓄。而

杜蓄受潘之命令於財權上可以自由施行乃益爲驚人之舉幕之中設一絲製之亭上懸一奇怪之電燈作橢圓形爲鵬鳥之卵所製光明如桂魄圓時無少缺陷其餘電燈密布則僅若繁星之拱北辰爲補助而已於時潘利慈見之非不知浪費太鉅以杜蓄所爲不敢有後言則轉而爲歡迎之詞此數日中杜蓄一呼百諾幾於八面威風屈傑台夫人則不令與聞宴事惟露蕙贊助杜蓄亦日不暇給蓋彼固園中之總管故責無旁貸也

露蕙善供花於數日前卽先赴各花市之街紅者藍者碧者白者形形色色選擇數千種至是或供翡翠之瓶或栽珊瑚之樹皆分配粗畢夜間與杜蓄相對就食自述其陳設之華麗意氣甚逸杜蓄曰勞姊費心感謝矣抑姊不自作之以娛賓賓僅爲人作嫁余實憐憫露蕙立回復其慘淡之顏喟然曰憐憫耶奚止此事余苟延殘喘如釜底游魂此身雖存而吾心早已同枯木朽枝無生之心矣杜蓄曰爾有偌大之愁苦耶余雖與汝爲中表行而汝少時之苦景余實不知但前聞汝

與吾母言。汝因大病而改芳容耳。曰此實余之祕密不可告人。於時杜薈歡樂已極。僅爲無心之談判。乃亦變其色而低聲語曰祕密耶。誠然。人孰無祕密。汝當知吾身雖養尊處優。而中心戀戀。仍常在秋影街覺是中人方可引起我之愛情。彼老態龍鍾。強與名葩爲侶。余亦何樂。

杜薈言已。露蕙似已知其祕密。急曰。汝殆不忘利恩鄧範弟耶。實告汝。是人忘之爲佳。曰。余於嫁潘之先。固已稍減愛情。然紅粉未殘。碧雲初斷。終不能因鳳得新巢。遂辭舊侶。以是每一念及。輒回憶斷腸雲雨。有隱痛也。蕙妹此爲余長檠之情絲。卽自亦不解其何以露蕙聽至此。不復能耐。乃長嘆一聲。答之曰。彼爲厲氣所鍾。非人也。一言及彼。吾心每作三日惡。杜薈曰。子何疾之甚也。曰。吾語子。彼爲惟一之忍心害理之人。彼利在斯爲之。不知有義。何知有情。彼之鍾愛汝。雖以汝紅裙。年少綺羅。嬌春爲天香國色。亦誠有之。媚語詔言。則不離於艷。汝之富可常分。餘潤以濟其醜。酒縱博之資。余嘗屢諷汝。使勿與近。而子與彼旣同翡翠翼。復如

桃李花采蘭贈芍。情意方濃。無從以旁觀冷語解散汝兩人之孽緣。今汝既得所依託。永爲他人之婦。則靡論星橋路隔。來往本難。且汝亦何樂再與此口蜜腹刀之人爲祕密之伴侶。余意其絕之便否。則余殊爲子切杞憂也。言已更告以鄧範弟之生平行事。促膝談心。兩人忘倦。迨侍者報已夜深。乃投袂而起。則人靜無聲。寒風簾幕。逾常日眠時。且數刻矣。

### 第二十八章 不速之客

明日卽爲杜蕾宴客之第一日。杜蕾晨起較早。盥漱畢。對鏡。運玉腕。調脂施黛。加意爲新樣之妝。旣竟。乃輕蕩湘裙。出門赴熱鬧之街市。至一最著名之首飾店。選擇異品。可以壓倒來賓者。購之。店主曰。約克善奉承。見杜蕾尤特別注意。盡出其所有之寶物。以奉杜蕾。又至一成衣店。購最新式之衣。冰綃霧縠。皆見所未見。於是若肩衣。若領巾。若絲帽。紅裙珠馬。靡不綴有巨鑽。間以綠玉。新妝初試。見者皆詫謂仙子。下臨神魂都喪。

顧潘利慾吝嗇之性。終未十分捐除。見杜蓄如許之盛妝。雖時爲帶笑之看。而試一籌算。則費甚不貲。對杜蓄時有所問。某價若干。某金若干。噪聒不少休。杜蓄乃故甚其詞。每價輒數千金。且曰。君以商界之霸王著稱。非是。則豈足稱君之室人。余自度此時之妝飾。卽與亞刺伯夜之書。所稱彼得路伯第二公主爲美麗之極者。相衡。彼亦當黯然無色。矧在眼界如豆之他人。見之。又不知將若何豔羨矣。汝當知余之體面。卽君亦與之。以金錢易妝飾。金錢旣去。妝飾猶在。是空前絕後之名譽之美觀。卽莫大之贏餘耳。潘聞之。不禁大喜。謂杜蓄曰。吾得卿。乃知金錢之真價值也。於是杜蓄亦爲之一笑。

是日客到者甚多。錦車寶馬。輜輶雲集。其客之歷史。不可悉述。而最稔者。則爲約甫力黑羅史。及其全家之眷屬。此外女賓。則粉白黛綠。歌袖舞衫。皆有美色而麗女伶也。男賓則高冠峨峨。吐屬興雲。文學家也。小說家也。美術家也。旣至。各以新妙之詞。向杜蓄致其殷勤。杜蓄次第迎客。幾疲於應酬。而上賓斯在。終不敢稍有。

疏慢忽屈傑台夫人面有不快之意。迤邐自人叢中至杜蕾後。牽其衣至別室。低聲語之曰。彼在巴黎矣。杜蕾大惡之。曰。得毋鄧範弟耶。曰。然。吾頃得其來信。杜蕾嘆曰。吾安有閒工夫與此僞相見。使彼不來者。則最佳也。言已。卽怫然欲行。且自語曰。吾初意有若何重要之事。乃僅如是耶。

屈傑台夫人遽止之。曰。彼將來赴宴矣。汝其善遇之。杜蕾乃益不樂。曰。彼出不告別。別後不寄一書。吾意同陌路矣。今彼復無故來此。吾安能如阿母之言。善遇之者。母休矣。外間客多。必以余爲慢也。言已。又欲行。屈傑台夫人曰。杜蕾子毋然。彼蠭目而豺聲。實非好相識者。彼知汝今日有盛宴。故不遠千里而來。予其善遇之爲宜。且別生風波。彼固無所忌憚。而吾輩前此已與同黨。子又與結愛情。若在此時。安可與之開戰。汝究年少。不能慮事之終始。其聽吾言者。杜蕾無言。乃鬱鬱而出。

此決裂之原因。讀者當能知爲露蕙之言。顧杜蕾於彼之隱事。豈無所聞知。而必

待露蕙之忠告。乃如夢初醒。不知女子之心最無一定。加膝墜淵。能於一句鐘之間易其面目。矧此日之宴冠裳。濟濟賓從如雲。凡杜之一舉一動。皆將爲報章中所注意。而偏有此不道德之人。爲不速之客。萬一故態未改。貽人笑柄。則杜蕾名譽。從此掃地矣。杜蕾因是起種種之恐慌。對於賓客亦不免舉止失措。

無何飛觥醉月。開筵坐花。金尊檀板。一曲新歌。客有善吹簫及鼓風琴者。皆各奏其技。簫聲嗚嗚。琴聲洋洋。他則胡琴之聲濫以思。琵琶之聲淒以怨。珠喉宛轉。舞袖飄飄。殊極宴集之盛。潘利慈素不喜飲酒。飲亦不多。至是乃迫於衆客之命。醉顏婆娑。其樂陶陶。而燈光燦爛之中。忽鄧範弟姗姗其來。衣履不正面。有凝滯之色。潘利慈見之。不勝疑訝。亦弗爲晉接。鄧範弟遂避而之他。伺間就暗中與杜蕾語。杜蕾怒目視之。曰。若何他日不來。而此日來耶。更爲此不雅之態。曉舌何爲者。鄧又多所陳說。而座客驚一顧盼。忽失主人翁之蹤跡。則羣譁然大肆疑問。其聲聞於內。杜蕾乃急趨出。假詞以謝。

堂寬而人衆。客旣見杜薈出，則羣疑盡釋。或歌或舞或對飲或清談，頓復其前時之熱鬧。杜薈乃又乘此時趨暗室與鄧語。意將勸其暫往，謂此日置酒高會，潘利慈將於以驗其才力。設爲他人所譏者，後將如何。鄧怒亦反唇相譏，謂蕩婦嫁得富家翁，乃并忘舊日蕭郎矣。杜曰：汝之去余不知，而一別天涯，亦未見尺書寸素。是君先絕我，非余薄倖。且汝之行事，自汝去後，余之知汝不啻露蕙之於汝鄧範弟，聞述及露蕙，則面色忽滯。

旋曰：露蕙乃離間我兩人之情好。余實不可恕。彼惟汝爲余所愛之人。余今日必不輕慢汝之客。但有一事相要。酒闌客散後，汝必與余暢談數小時。余有要事奉告。此爲余生死關頭。汝必允余。杜薈曰：此亦汝之故智耳。余非違汝，實無暇。鄧長跽曰：我親愛之杜薈，其憐我言已，如有淚下者。

杜薈以高朋滿座，不便久稽於內，卽強諾之。而更出與客周旋。時鵬鳥卵製之燈，大放光明。客羣趨集其下。客室前廳，乃轉冷寂。於是移尊幕下芳筵交接，華饌重

開客有曰綺理文者善擊筑爲曼聲之歌酒酣顧此燈而樂之作歌曰。  
 有酒滿華樽。有花紛筵席。但求一快意。不爲千金惜賓客。旣盡歡主人。還勸客。  
 手持白玉杯。腳着東山屐。云須飲百觴。乃可永今夕。我愛此山翁。更有娛賓策。  
 剖腹得鳥卵。妙理求物格。置之君子堂。燃以華池液。朗月有時晦。明星有時隔。  
 惟此炯炯光。獨照寒空碧。醉飽復長歌。斜風共欹幘。

歌已。羣客鼓掌。命酒行令。未幾。玉山頽矣。迨時計鐸然報二下。時燈光漸滅。月白霜濃。座客均一一告別。潘利慈及杜蕾皆與握手道晚安。送之大門之外。

旣畢。潘利慈精神困頓。不能復支。卽先返寢室。杜蕾以布置餘事。尙在客廳室中。杯盤狼籍。人去堂空。惟諸僕役猶幢幢往來於殘月疎燈之下。甚形忙碌。少頃。杜蕾亦思返已室。卸其晚妝。甫行。驚一人自室外入。止杜蕾曰。勿行。勿行。伊何人。卽鄧範弟是。

鄧範弟之復訪杜蓄也。其宗旨所在實爲籌款而杜蓄早知之故屏勿與近自處理其家庭之事。鄧思在秋影街時綺羅夢好鄉澤時親今乃光陰彈指而彼已大改初情覲面若不相識足見女子之心險也。俄延多時卽託詞至巴西開鑛向杜蓄商量資本。杜蓄習聞其語勿善也。顧迎風待月之事猶在目前一度嫁人便付白眼終覺間心有媿乃婉詞答曰吾自爲潘利慈之室人雖玉食錦衣自外人觀之已極生平之願而兩手空空不名一錢竟同涸轍今予非不欲以金錢助汝而於力實有不及顧誼爲中表吾亦不忍袖手旁觀作秋雲之情薄汝誠欲至巴西者則請以地形之塗徑鑛苗之優劣一一告我余當轉懇吾夫令其助汝蓋巴西一隅實不啻爲彼之殖民地汝苟得彼之引援於鑛事當有把握也。

鄧曰汝能必其助我乎曰吾苟懇之者寢不濟也。鄧曰潘利慈之爲人吾固知之彼寧以千金向富人購其襯襪之袍不願以一金施貧人行其好生之德今夕余亦無多奢望但得二三百鎊則福我便等二三千鎊也杜不允曰吾并二三百鎊

中百分之一亦無。於是鄧範弟悄然無言。獨往返於室中。可三三次。卒乃蹙額向杜蓄曰。余意汝終能助我。汝身上之妝飾品。可值二三千鎊。余今不向汝索銀行之鈔票。或成色之金銀。但得鏡臺。豔品。略借一二。則在汝失之不爲減。色亦不致以是區區者。遭良人之斥。而在我則可持至蒙脫。彼得銀行易銀以供一二月之用。吾至巴黎後。再當集股。或向友人處。貸款目的。一達。卽當完璧奉趙。必不食言。語時。目光炯炯。以全神注杜蓄身上之鑽石。如測量家之計其遠近尺寸。蓋杜蓄猶盛妝未卸也。

杜思今日與之。彼明日必復來。明日與之。彼後日又必復來。終有不能償其願之日。乃毅然曰。吾不能以吾夫之物贈汝。實告汝。余今與彼爲正式之夫婦。設有差池者。彼得以夫子之義干涉吾事也。請別作良圖。於是鄧範弟大怒。厲聲叱曰。汝竟如此固執耶。吾之命今懸於汝手。爲汝計。其稍事圓通爲便。言已。卽就杜蓄之旁。附耳密語。末曰。吾將使人知吾生平行事。而汝母亦與聞者。則汝有莫大之羞。

當較汝脫鑽石贈我所損過十倍也。杜以爲其老生常談，亦終冷笑置之。鄧忿極，乃掉頭不顧而去。

杜蕾見鄧行如去，眼中之釘。呼僕至問曰：「各事已妥洽乎？」曰：「妥矣。」有僕等在夫人今日忙可早睡也。杜蕾起貧賤，本有幹才。自爲潘利慈夫人後，益思發展其勢力。乃曰：「余必視汝等一一清理畢，再睡。且告梅麗明日以十鐘來便攜麥酒至此，麗榴善治妝，亦當令其早來妝成。墮馬態美，驚鴻今日之髻式佳也。」諸僕唯唯。已杜蕾復少坐，見各事物竟，乃返己室，卸晚妝而御一綢衣，以珠玉寶飾加於一匣。侍婢蘅香蹀躞甚勞，可一鐘餘始畢。於是博山殘燄，爐火微溫，一帳春深，作海棠深睡矣。時則潘利慈體倦先睡，一室之中，悄無聲浪。沈沈長夜，惟聞室中時計丁當之聲，運動不已。彼此作不息之酬答，而此丁當之聲中，更雜有太息之聲者，是爲露蕙之拊枕長嘆。

露蕙與杜蕾心心相印，姊妹之情不啻同胞。故今日助杜蕾辦理庶務，勞瘁特甚。

而夜間獨坐室中則思及今日所紛紛者爲何事紅牙一曲祇寫牽愁綠酒千觴難澆塊壘此鬪靡誇富之舉動亦不過泡影空花奚值一粲而舉家張皇疲於奔命卽吾亦勉力周旋豈不甚憊此非因露蕙與杜薈不睦乃爲是憤憤之語蓋女子未嫁而代人作新嫁衣裳雖在同胞必有無端之感觸露蕙以無主名花鬱居人下乃不得不借怨詈之詞強爲寬慰顧由是一念而引繙抽絲露蕙之舊恨新愁遂如環而至

於時露蕙已收拾殘妝斜捲繡衾疎然而睡思明晨之花事又必大翻新樣不如早作華胥一夢可從容也而伏枕無聊耿耿不寐回思今夕之晏在杜薈當若何得意顧於吾則殊增懊喪哀哉哀哉吾生平獨有一知己平昔所期許爲英雄爲俠腸鐵骨爲錦心繡口足以共百年之好者及爲吾不肖之兄暗殺在他人或以舍我別娶謂吾亦有怨顧吾則深知其有不得不然之勢余系出小家而兄復爲革命黨人彼方受國家之命以剿滅革黨爲己任則惡能與黨人之妹結婚設吾

而怨之。豈足爲彼之知己。且彼雖棄余情義實未斷。今乃知音長逝。此恨綿綿。又豈有盡期耶。

於是時時長嘆。淚痕滴枕畔。爲濕而遙聽。時計已鏘然齊報。四下寂靜中。忽聽杜蕾房外。若有人躡足而行者。未幾。卽杳。未幾。而履聲又起。未幾。又杳。思此聲。胡爲而來。得毋僕役已來。此服侍耶。然爲時太早。繼凝神聽之。又不聞聲息。乃亦舍之。不顧而更思已事。以爲吾兄種種之歷史。以律論死。無赦。幸余爲作金人之口。故得偷生至今。然彼猶忘恩負義。時時以非禮之事相瀆。余非敢忘。彼殺吾友之仇。顧以兩者較。則一爲血肉之統系。而一爲精神之戀愛。親不間疏。余究不能聲其罪。以報私仇也。然死者因是負冤。長夜余又安能爲。情凝想至此。一寸芳心。若被車輪所輾碎。血熱欲沸。若過去未來之幻影。一一呈其形於靈府之前。思極神迷。不覺熟睡。則幻夢迷離。又若與海德雷相晤對。愉快萬狀。未幾夢回。知爲夢境。則又大悲。謂彼長逝之魂魄。雖復戀我。然墜歡難續。慚德良多。余亦何顏復見我知。

心人於夢寐。倘一枕相思。彼復入夢而問我。曰露蕙汝兄無恙。則余將何辭以對。我雖不殺吾友。吾友實由我而死。此念一起。於是心驚膽戰。錦衾角枕之間。不曾有腥風血雨交逼而來。無論如何不能再睡。乃披衣起。卽悄然行於室中。時則夜色沈沈。漸有放曉之意。遙望杜蕾房中。燈光搖搖。若有人影。憧憧往來。驚異特甚。啟門入杜蕾室。則見杜蕾面色灰白。手按貯鑽石之箱。鄧範弟立於其旁。攫鑽石盈握。而欲更求其他。怒目作獰視狀。杜蕾旣見露蕙。大喜呼救。露蕙乃前止鄧曰。汝來此奚爲。意將行刦耶。鄧曰。若毋聲不聽者。余處汝一如杜蕾。露蕙乃狂怒曰。汝賊。汝刺客。言未已。鄧以手高擎。急止之曰。勿聲勿聲。露蕙乃潛手闔其門。加扃焉。而將鑰納於衣袋。鄧見之。趨而奪其鑰。則已入袋中矣。鄧急乃抗言曰。露蕙速讓我。露蕙曰。欲去則置汝所竊物。鄧不可。露蕙乃憤然謂鄧範弟曰。汝爲刺客不足。復爲竊賊。汝之罪通於天矣。然汝毋自恃其暴戾之行爲。爲可以久長於世。汝第一次之罪尙未伏法。此皆由余之不告發汝。今乃明目張膽。欲更殺人耶。余必

阻汝。余必以死保吾姊。設汝殺彼者，汝必償彼之命。汝今必不可離此室。必將以竊物交還吾姊。余始放汝語時，當門而立。

鄧視杜蓄室中金玉之箱如陵而積，方恨無拔山倒海之力，盡負之以走。聞露蕙語亦切齒，還詈曰：「汝何不識時務？一至於此！」語未畢，而聞潘利慈在房中作嘵語聲。鄧乃欲力奪其門而出。露蕙持之急，抵死不放。鄧因以手力奪其腕，且以一手探其囊，索鑰。露蕙堅持不與。此亡命之抗拒，中觸起鄧之野性，竟作困獸之鬪。探衷衣出小刀，一指向露蕙而刺。刀着於身，露蕙終以死抗。鄧乃連施數下，最後聽崩然一聲，露蕙倒矣。血濺於杜蓄之面者爲滿。

鄧乃卽持鑰，啓其門下樓，奔至客室，過晏客之綾幔，見陳設之花，猶對人驩然施其笑靨。鄧乃手持帳幕，拭其血痕。對此姊妹之血，亦漠然無動於中。拭畢，乃從園中出，啓小門而行。甫出，思及其妹之戶旁，有刀未收，乃復潛身入，思更攫得珠寶。俟天明時，攜之至騰堪克，再由騰堪克至荷蘭，卽於其間易金謀生。夫鄧旣殺其

妹之知己。又以刦奪情婦之財而刺刃同胞之腹。罄南山之竹。罪豈容書。而狠心未已。猶不忘室中之貨賄。欲爲一網打盡之計。萬刦循環。事機已迫。此第二次之回復。乃與鄧以最大之不幸。當鄧之第一次啓園中小門時。適值夜之憲兵騎馬而過。見門大啟。疑之。咸擎鎗佩刀而立。俟鄧出。乃執送之警署。於是此格辣特馬利兒僞爲之鄧範弟。遂陷入囹圄。受法庭之審判矣。

### 第三十章 黛西日記

雅登一病。經旬麗芳墩醫生診治無效。後吾母乃延吾姊愛蜜之夫堅爾白來。堅爾白診斷多年。閱歷較廣。名醫措施不同。凡手數日而雅登病大愈。復能據食案。步行花園中。享其家庭之樂。於是吾家之愁雲慘霧漸以消滅。而福與余之婚期亦將以二月之後實行。光陰荏苒。二月之期。無多餘。遂將爲福祿斯登夫人矣。每一念及。驚喜交集。而有時又思之而羞。并不知此後之光陰。究竟如何。而可花簾。展卷吟繡。無心丹鉛。坐廢者數日。

一日余與吾母及雅登福祿斯登共坐晨餐。而劇烈之變動至矣。是日余家晚餐較常日爲晚。時已十鐘。侍者蘇孟攜新聞紙數種進。見報至則羣手一紙。雅登取太晤士吾母取晨郵。(法蘭西報名)福取世界。(報名)余取人之魂。(報名)各就食案而閱。吾母忽駭愕呼曰上帝福余語時已趨至雅登旁以報授之曰復仇;復仇;雅登久病初愈。目光面色尙未回復。至是大驚失神。遽曰汝見何事。吾親愛之客蘭汝殆狂耶。曰否否。汝不見法蘭西報乎。一暗殺案又出現。一女郎爲其兄所殺。殺人者曰鄧範弟卽格刺特馬利兒殺吾夫者也。言已。以手指報端曰。新聞欄內馬德里地要電速觀速觀。

雅登執而讀畢。紅暈浸淫而上。幾滿大宅。汗珠纍纍然。吾母急於復仇。未及雅發言。又曰吾夫之仇一朝已雪。惟彼之犯案在馬德里地。而其人則爲法產。今須商控。彼殺吾夫之罪。雅登乃稍定其神識。曰客蘭汝眞狂耶。殺人者爲鄧範弟。而汝夫之仇則爲蘇奎。今汝之云云。吾滋不解。若輩以迫於飢寒。至爲盜竊。余等當憐。

憫之不應更疑其爲殺汝夫之人吾母忿曰吾夫見殺此爲余夢寐不忘之事今旣偵有朕兆可決定此殺人者卽爲假名之蘇奎仇不戴天尙惡乎用其憐憫君如不信者試問福祿斯登必可指出其證據。

雅登至是乃轉其紅暈而爲白色徐曰吾不意福祿斯登乃先爲君廉得其實抑彼於此事亦應受繯首之刑則汝夫之仇報矣吾母急曰否否此最初之罪案必控彼於法庭庶法官得知其人爲大奸極惡罪無可赦否則以兄殺妹法官或猶開一面之網雅登曰殺人者抵更告發之者亦不過一死而已此言余實不贊成此不贊成三字之音浪實爲吾母所不忍聞聞之乃泣曰天乎余以貞潔之婦而不惜貶節以從君者正爲今日且子亦有言必爲我報先夫之仇八年冤獄幕揭終朝子雖反對者吾今日必與君同至巴黎或馬德里地以控彼最初之罪案設吾言妄者則吾以一死報之必不願覲顏復活也雅登無言而面色又特異旋謂吾母曰汝夫之事吾豈敢忘今汝必欲行則吾卽爲子代往并控彼於所產

之。地茲事體。大君輩婦人卽去亦奚益者。吾母不允曰。吾必同行。將親見彼之受戮。以爲快。且將研究其與吾前夫有無特利之關係。雅登慰留備至。幾失聲而泣。曰。實告子。旅居有婦人。諸多不便。矧汝所欲行之事。余皆可。一一代辦。黛西又婚期將屆。汝亦當早事預備。何暇再注意此事。吾今夕卽去。諸事均以全力行之。汝可無慮。第靜待於家中。勿躁。汝當知汝與黛西之關係。何若。僅此一塊肉。行將出嫁。不應棄而勿顧。汝與我之情誼。又何若。以余與汝之蛩駆同心。鵝鵠比翼。居此若干年。從未有一語之參商。今者萬不可爲。此事開其釁端。此沈摯之言。遂荷吾母之允許。悄然曰。君旣如此。余亦不敢多拂子意。惟是人罪惡已極。吾與吾夫濃香美滿之幸福。忽爲此妒花風雨。挫折無餘。今必謀正當之報。復以平吾恨。至家中之事。則余力尙能兼顧。汝亦可無慮。余與黛西當靜候好音。尤望汝必每日寄余一信。勿令余長日處黑闇中也。雅登曰。余必令君無一刻處黑闇中。奚論長日。言已。相將出。余母倚其肩而送之。狀極親昵。一若此世界中惟彼爲最佳之人。爲

代夫報仇之惟一代表而絕大希望皆懸於彼一人之身余則以冷眼從旁觀之俟其去後就讀報端所載之馬德里地要電曰。

昨晚盜入彼得魯潘利慈家謀刦不遂刺死一女郎（即凶手之胞妹）潘利慈夫人受驚而病現凶手鄧範弟已就擒鄧法蘭西人疑即爲格刺特馬利兒六於是知此事之底蘊證以福祿斯登平日之言論則吾母云云確合情事在理此奇怪之暗殺案余當一一載入日記中顧以刺客爲謀斃吾父之人吾乃不忍復行下筆因記此則必憶及吾父而吾心乃更傷悲也。

福於膳後必至園中涼亭內坐而攤飯對名花吸雪茄逍遙數小時時際冬深而吾園仍多名花福今日亦如前例故當吾母驚呼時福已不在余在室中熟思此鄧範弟卽爲雅登所言之釘書匠而吾以夜深之事迄未敢以鄧範弟告吾母今雅登乃爲之辨護又百計止吾母勿行是雅登之心當必有爲人所不能測而吾母竟聽其一人前往巴黎事必無幸乃急奔至園中告福令其同行甫至則吾母

已與彼密談。福自承立卽前往。謂事起馬德里地而鄧範弟則實爲法之國事犯。余必往告巴黎警署令其與西班牙政府交涉。移法承訊歸案究辦。以鄧範弟所犯之案尙不止此。余前已屬警署探得朕兆也。惟人各有心。吾行時必與雅登異途。吾首贊成其說。而吾母亦表同情數語。後福卽匆促治裝。且語余曰。汝父之案禍起於所悅之女郎。今者罪人乃卽嫁禍於此。以自破迴黃轉綠如環無端而天網恢恢終不令汝父之沈冤莫雪。亦可見作僞之人徒心勞而日拙耳。言已遂行。福行後可三四小時。雅登亦行。吾母送之於門。見其面色又回復病劇時之狀。吾母慮其不耐遠行。婉言阻之。雅登曰。吾必前往客蘭。此爲余最後之希望。余必使汝之心安。而汝夫之冤得雪。汝可與黛西善謀。幸福善謀前途之新愉快。吾母訝其語不倫。雅登亦不復多云。更謂余曰。黛西再會矣。語已就親吾母之吻。更執吾臂親之。余覺其脣冷也。未幾登車。一鞭斜指逕向車站暮色迷煙中。遂不見雅登之蹤跡矣。

### 第三十一章 黑西日記

急景凋年。聲聲臘鼓打入余之心坎。此數旬中最爲吾生平至難堪之境。而吾母亦長日愁眉淚眼與余同情。蓋吾母女之心其最爲繁繞之事。則鄧範弟一案究竟能否明晰。吾父之仇能否報復。而當此風威簌簌霜氣稜稜夜坐挑燈常繫懷念。加以雅登之一去不返。福祿斯登之婚期漸逼。亦皆轆轤不置顧此已爲題外之文。吾亦不暇更作無謂之語。此後當詳載關係吾父之事矣。

福祿斯登行後。在巴黎按日寄書。或關係鄧範弟案之報若干種。余視此報。若惟一之好友。晨夢初回。卽取而披覽。在理鄧範弟罪狀昭彰。即可速爲定讞。而鄧之犯案。纍纍報章中。幾於無日不有控其罪者。一日余尤見有一奇怪之新聞。則一女子控其被騙至威尼斯而攫金遠颺。幾客死異地。旋得一鄰女佽助。乃能言。旋余憶前隨吾母度蜜月至威尼斯。於旅館遇一鄰婦。或卽其人也。此外盈庭聚訟。裁判官苦於檢理。因是反莫衷一是。且現發之案在馬德里地。福於西班牙警署。

素無交誼。尤有鞭長莫及之勢。故雖以福之極力斡旋。一時仍無眉目。吾見之。每與吾母執書太息。幾日日以淚洗面也。

某曰。吾得一報。其新聞欄中記鄧範弟事於吾父之案。殊有關係。詞曰。

鄧範弟之案。現歸巴黎警署承訊。警官衛德森對於此案異常注意。渠本疑鄧爲丹麥街暗殺之主犯。現爲此事嚴訊。鄧範弟而鄧終狡賴不認云。

余讀已深歎衛德森之精明。又知此必福之力也。至吾父之案。事隔數年。復有英法之別。鄧自得施其狡辨之方。繩綣游魂。終不肯輕吐其實。以速罪誅。然竊疑衛德森何以不嚴究杜蕾及屈傑台夫人蕙露死此事。度惟有彼二人可訊耳。

翌日乃復得雅登自巴黎郵寄之書。云已至獄中晤鄧範弟。詢其是否即爲丹麥街之暗犯。渠堅不承認。法庭集訊時。鄧之表妹潘利慈夫人亦反對此說。力辨鄧之貧窶。謂鄧實未嘗易明與聞丹麥街暗殺之事。其妹亦非鶯嬌。彼與之形影相依。絕不聞有海德雷與訂婚約。潘利慈夫人年少而美。供詞侃侃。問官皆無以難。

觀此則鄧於海君之案，當無關係。惟法庭以其案情重大，卽以一事而論，必無幸生之理。故余亦暫不以此案向警官喋喋也。

吾母以全權囑雅登，日夕祈禱，以爲彼必能不避嫌，申雪吾父之冤。見是信大爲不悅，時默誦「吾仇何日可報」之語，繁霜夜月，杜鵑空啼，眉宇間若已無活潑之氣。吾慮其將病也，時故作諧語，強爲解嘲，冀吾母稍紓悲懷。而吾母終勿悛。也是晚復得雅登之書，書中無甚要語，惟言行期無定，當在巴黎留待此案定讞後再歸耳。余讀畢後，意緒甚劣，回念燈影寒窗，衆萬之生與我並居，此世天倫中皆有至樂而苦雨愁雲，胡獨鍾於我母女？銜怨精衛，恨海難填，則惟有嘆我生之不辰而已。

此爲雅登最後之信。由是雅登杳無一音，而福在巴黎進行之事，漸能得手。遂日有緊要之報告，謂警署中已逮屈傑台夫人到案，指出各事之證據，可決定鄧範弟卽格刺特馬利兒名在黨籍，久稽天誅，而又自殘同胞，無父無君，罪不容逭，意

由是進行全案可迎刃而解。余與吾母乃稍慰愁顏。又數日而好音至矣。是日清晨福復有一電曰案已定不日歸。余讀畢甚快。以電話雖不詳明而福爲君子人必不負所託也。乃自晨至夕。徒倚花間。凝盼福不至。而雅登忽於是晚九鐘憫然歸。吾母歡迎之。渠面色慘黑。華髮數莖。飄飄皆白。僅隔數星期。而鏡裏愁影已若老數十年。余竊竊疑訝。吾母乃勸其進補劑。以紓旅行之苦。軟語溫存。慰勞備至。諱言者諱。諱聽者藐藐。以吾母之數十言。而不能博其一語之對答。更問巴黎之事。渠亦不應。愁顏慘眼。徐與吾母親吻悄然曰。黛西與福祿斯登結婚之事。均已預備乎。余惟此事最關心也。吾母問其所以。卽又不言。第謂惟此爲余最後之希望。此事一舉。余亦無憾。旋復謂吾母曰。汝在此毋動。今晚余有信須寫。有契券須查。此數物均在吾故廬。吾必至彼檢理數小時。語次。渠已起立欲行。吾母曰。是笑。必今晚者。尙有明日。在時間正多也。雅登曰。余必今夕前往。明日余且無暇及此矣。言畢卽躊躇而去。吾母語余曰。彼面有墨色。吾甚悔令其至巴黎也。病益深矣。

奈何。此時。余欲覓一語慰之。而腦府中。若已受猛烈之感觸。昏惱不知所措。惟各灑無情之淚。彼此作酬答而已。

明晨七旬鐘。余以一宵輾轉未能成寐。此時幻境迷離。猶作槐安好夢。吾母入連呼起。起告余曰。雅登長夜未返。子盍隨我一往觀之。行時復曰。余意彼書癡必倦極。忘寢伏書案作假寐矣。夜寒襲人於病體。滋不宜未識。爐火尙有餘溫否。時則冬林葉落。朝霞淺暈。凍雀翻簷。野草平原皆有濃厚之霜。作爲點綴。遙望草屋三楹。若沈埋於愁雲中。尤黯然無色。吾母曰。余不知雅登父子乃能居此數年之久。入室則書籍縱橫。自地板以至承塵。幾無隙地。吾母笑曰。此卽大文學家之標識也。言未終。遙見雅登伏案而睡。吾母又笑謂果不出吾所料。時室中空氣燥烈。爐中餘火未燼。案頭一殘燈。猶慘淡有光。首埋於臂。前置一書。上書黑字一行。曰。吾妻惠覽。吾母趨視之。不禁顫聲而呼。淚下如縷。蓋雅登已伏案自盡矣。余驚訝之。餘勸吾母勿悲。周視室中。用何物而致於死鎗耶。刀耶。劍耶。而此室中爲文淵詞。

海豈有此武士之長物。旋得一貯哥魯方之瓶。藥名綠葉之化合物余始知其伏毒。吾母漸收淚。啓視其書。余雖不知書中云何。然以吾自能讀書解語而至。於今凡所見雅登所聞。雅登所夢。雅登懷疑。此亦師亦叔之雅登。實已愁心千疊。不知有若何之幻想。今乃掩面長辭。留書贈別。此關係之所在。吾知之。吾深知之。顧吾於此時亦血湧心頭。手顫而不能書矣。

### 第二十三章 雅登之自供

客蘭展視雅登之書。書曰。

吾親愛之妻覽之。昨日之晨。格刺特馬利兒。受其最後之審判。應得縲首之刑。馬利兒既知其無生理。則在獄中自書供狀。詳述其丹麥街之暗殺案。此供苟呈訴者。余生亦將永辭此五濁之世界。而與垂死之馬利兒攜手同歸。嗟乎。吾妻余向者以金錢之勢力。役使馬利兒。若行凶之器。今卽以此行凶之餘孽。不啻爲馬利兒之奴隸。前因後果。必不令余幸逃法網。帝鑒在上。余復何恨。然

以身臨重辟。垂受天誅之人不於此時傾吐其生平之隱慝。以爲吾最親最愛之吾妻告余。身雖死。余目不瞑。而皇上帝恐亦將以是而重余罪也。

余所欲告於吾妻者。非他。簡言之。則余爲殺海德雷之正凶。一語耳。此語驟入我玉人耳。鼓我知芳心一縷。必且宛轉欲絕。我乃不得不盡此數句。鐘之時間。覩縷書之。以殺吾妻之悲痛。吾妻乎。吾妻乎。當汝讀此書後。吾求汝怨我詈我。咒我。凡諸惡德。一一諉諸於我意匠經營中。不復有余一絲之微影。勞其置念。既撫弱息。又得佳婿。太和翔洽。中重享其家庭之樂。則余雖埋骨秋原。不合韓憑之塚。而楓青月黑。追省前塵。余且長感我玉人之福惠矣。

當余之與海德雷君作比鄰也。海君旣延余爲黨西師。每有所事。亦時使余代理。一日。余爲至倫敦。希臘街取銀。爲一人所見。遜詞乞援。余語以囊金爲海君所有。非予所可專擅者。渠聞海君名。乃大驚喜。瑣瑣爲余自述其歷史。時距法革命事久。黨獄漸紓。彼自承爲漏網之格刺特馬利兒。且謂簫奏吳門。黨人末

路亦復可憐。海君曾眷其妹，中道棄捐，余正將興問罪之師也。此後遂由余之間接常與海君作祕密之談晤，且獲多金以去貨廡而居，不似昔時之街頭躡躅矣。顧揮霍已甚，金盡則復向海君告貸，以爲常。

海君與其妹有婚約之訂，後卽因兄也不良黨禍日亟，遂忍心作薄倖郎而婚約猶存，餘情未斷，致受馬利兒之要挾，心竊大痛。時復藉遠行自遣，馬知之，狃益急。一日，余忽得倫敦某律師來電，謂吾叔梅澤雅登有遺產授余，余叔居美洲之芝加哥棄儒而商，運乃大佳，以巨富豪，一時余襲得此意外之財產，欣喜萬狀，而飽暖之餘，漸思淫慾，一生厄運，乃亦卽鍾於此時。

嗟乎！吾妻萍水無端，絲蘿莫託，余自第一次見吾妻後，一縷情絲，卽從刲灰中復燃，自授蠻西讀後，晨妝春好，晚酌花明，眉底心頭，乃更時有我玉人之小影。顧秋風淒零，落葉難徙，自覺其形穢，既得此遺產，乃忽抱一奇闢之思想，思挾金錢主義，以與天賦爭衡，冀萬一有意外之佳遇，因祕不告人，并報章中亦

囑其毋登載所預知此事者惟雪笠兒一人然幼而好弄馬耳東風傳來好語余復詭詞以告故其所得亦殊寥寥無幾也

馬利兒之爲人貧而貪余乃得以金錢利用之渠屢失望於海君則忿不可遏謂必行鐵血政策余復從旁慇懃之時作祕密會議爲籌種種之良策馬感余甚且窺見余隱謂我得其金子娶其嫠一語爲質誓無離貳當海君至倫敦購緣野山莊之晨余乃電告一切馬即遍布黨人以其妹之名爲餌其姑爲媒介而已爲御者而誘之至丹麥街旅館中旋以化學藥品迷鄰舍人之知覺雙龍匣劍遂橫陷我無辜之海德雷君於死而彼竊其囊金四千鎊以適當是日之晚十鐘時吾妻訪余居叩問海德雷之胡以不歸余固知東窗事發心旌猶搖搖欲絕也

海君死後余遲遲至七年之久始與吾妻諧伉儷之好此中委曲亦以愛吾妻至於極度必不敢施一毫強迫於其間詎好事甫成禍端旋發馬利兒自攫金

後轉徙天涯。頗足自給。至是金杯羽化。復思及蘭。因河畔之故人。馳書告急。余知其來無佳徵也。思藉度蜜月避之。乃彼已追蹤而至。吾妻尙記余等在琦奈維時。余聞鄰舍中有西班牙人之語音。立整妝而行乎此。西班牙者實則馬利兒之假託耳。

魍魎逐影魑魅搏人。此後馬遂長與我結不解緣。余極力趨避。時返故居。時寓倫敦渠終作不速之客。而彼所恃以無恐足以束縛余之生命者爲余發。彼之一電。余時時津貼之。冀其勿以此首之於官或呈諸我玉人之左右。層累遞積所費不貲。余遺產所得。強半耗於此中。嘗戲語彼此一紙之價值。殆有非巧歷所能預計者。詎余家庭之變故亦卽因此而起耶。

馬舍予外。更至其姑處乞助。若特爲此兩家之驛騎。以其金錢輸入異地者。然此阿堵物。余固不吝。而困獸反鬪。頓忘前約。時欲迫我於死。二豎多情。遂致余病。一日。彼復挾我外出。以危言要余。且出電示我。隔林密語。一一爲雪笠兒所

聞既返。雪笠兒忿謂余曰。父行無賴。得死爲幸。凶人之子。何可儂。被殺者之女。余今行矣。以余年力富強。尚足自食其力。父亦勿以余爲念也。嗟乎。過庭德薄。釁起天倫。此哀雁之聲。聲不啻以刃擲余之心矣。然雪笠兒人固勤敏。未可以爲余子而諱。且不爲僕計。亦當爲其母計。其母何辜。乃因吾而并惡其子。余望吾妻之勿怨。彼怒彼。且更時時善視彼也。

以上爲余一生之罪案。余不敢更有一詞之飾。事發後。余猶作兔脫想。籲彼勿首。余罪今則馬知必死。不復任余獨生。而其姑屈傑台夫人等牽連入獄。尤不肯令首事之人逍遙法外。嗟乎。嗟乎。余今與子長別矣。以余青簡殫精。粉蠻花蟲。避黃鸝之三請。人世紛華。初無一足動余念。加以食貧不久。旋南面作富家翁。雲霞結契。邱壑羅胸。余更有何求者。君當知余之爲此。皆因心醉豔姿。而然情場浩刦。莫甚於斯。吾甚恨多此蘭因。河畔之一游。并多此一番之婚事。并深恨余梟獍之心。一念奸邪。幻成此種種之慘劇。負我負卿。當此人天揮手之時。

在理應責其衾影餘慚作剖心之懺悔願荒雞喔喔已驚破此畢生之好夢余言無益余魂已離余軀壳已受審於天帝之前嗟乎吾妻余永永辭子去矣黛西何在爲我致聲珍重毋以靈簽兒爲念并告福祿斯登孔雀南飛鴛鴦左顧百年好合時平時平余地下冤魂猶殷殷望嘉禮之早成也

雅登之書止此客蘭讀之慟極而暈繼得黛西等之施救神識漸清而悲哀彌甚含涕語黛西曰我負汝父矣我乃長爲雅登所欺此後書空咄咄顧影喃喃時復至海德雷墓放淚一慟行雲爲遲撥其情景蓋與未嫁雅登時觀海德雷之遺書碎簡而受劇烈之神經病者相類若戴素若堅爾白翠至病榻診斷藥爐煙裊裊帳霜濃終未有絲毫之效果

近水年華天輪搏激前塵影事陳迹徒留馬利兒等旣已秋墳白骨洗其生前之積愆而可憐之客蘭亦早與海德雷爲蛩駕之相依華髮伶俐重證前緣寂寂之蘭因河畔名士青山美人黃土憑弔蒼茫非復曩時之風景矣顧有一事足以告

慰諸君者則福祿斯登與黛西成婚後供職外部名譽卓著且生子矣。

全 部 定 價 六 元

舊 小 說

零 售 集

己 戊 丁 丙 乙 甲  
二 冊 六 冊 冊

五 册 四 册 六 冊  
二 册 一 元 四 角  
六 角 元 八 角

◎說部之國粹

◎稗官之模範

此書爲侯官吳翊亭先生所輯、蒐羅說部諸書、千有餘種、自漢魏六朝以迄近代、都爲六集、(分訂廿冊共一千二百五十八頁)始於庚戌之夏、成於甲寅之春、時經五稔、始克蒇事、洵小說中之巨觀也、本編有五大特色、採取材料、悉出名家、**特色一**佚文祕典、竭意搜羅、**特色二**一短簡長篇、選擇精當、**特色三**鑑古鑑今、助人興會、**特色四**且吳君之輯此書、本爲示人作文門徑而設、與尋常各小說迥乎不同、**特色五**有此五大特色、愛讀者無不歡迎、刻已出版、每部僅售洋六元、以副愛讀諸君之雅意、

◎◎ 上海商務印書館謹啓